

程

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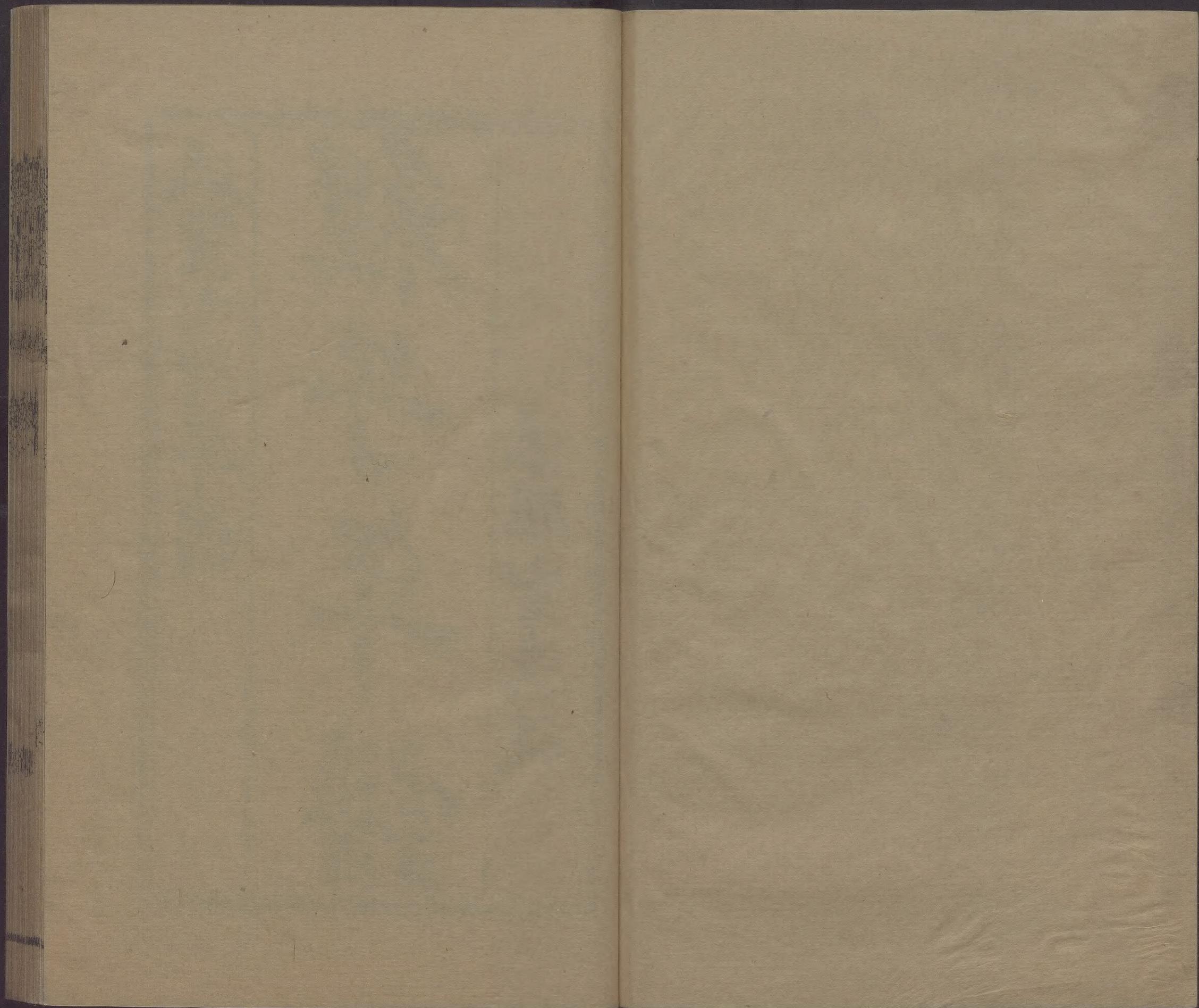
十

譜

章
庚
題

筆

程子十譜



咸豐乙卯年鑄

程子年譜

味經室藏板

二程子年譜後序

道光初年稷辰與項潛園諸恕齋同客德州文肅公邸其時恕齋深向學方與滇中池籥庭分輯二程子年譜徧攷北宋史書文集補拾舊譜之所遺特書其大事爲之綱附書其事迹及文詞見於他籍者爲之目積數年而後成籥庭於侍直之暇曾手爲訂定迨籥庭下世恕齋南歸爲慈湖校官續有所得幾經增補一決其去取於潛園潛園遂爲之定其凡例稷辰雖嘗見其爲是業實未嘗能有所是正也昨歲稷辰以憂歸恕齋亦居憂旣各葬親乃以所書定本示於雪廬屬相參校今夏曾攜之登龍泉山始卒讀焉其別擇之精旁證之確收集之廣且瞻非愚

者之所能加贊矣而恕齋舊所屬序之師長如陳蘭鄰林少穆兩先生皆許而未作潛園以既爲例辭不爲於是謬以見屬曰業是之初子實先見之今書成而子歸其序言舍子誰任者雖重且鉅弗敢謝也已夫自宋至今講學家多宗河南二賢以爲最醇而高明者或偏主純公沈潛者或專主正公其實兩賢如日月之並明水火之交濟非可執一以論也顧學可不分而譜則不容不析讀譜者備識純公之廣大而知無時不可爲聖賢識正公之謹嚴而知吾道幾微不容貶統而觀之孔孟之矩具在是矣近時大崇漢學而宋學不談張儀封後莫有刻程子書者籥庭乃業之以終身恕齋守此編至垂老而不倦其不以世

尙爲趨嚮不甚足多與惜籥庭有志於學而中道奄棄不能借恕齋以深造於道而所成者唯此書噫過此以往能業是書者知更有何人以爲嗣音與稷辰愧無以贊益其間而僭爲之序良不勝慨然憂道之思也道光戊申歲冬十有一月朔宗稷辰謹書

男樾校字

商定二程年譜體例書

承以二程年譜屬校自維學識荒陋捉筆懷慙兼苦俗氛致延累載負歉良深竊意譜例取其徵信故博採諸書備註出處以依文直錄爲貴不容有所增刪然亦難概從原文者畧有數端如原文本無庸載只須撮舉其事則刪繁就約而於書名上添註見字以別之記言之條與記事異不能依原文直起則於條首加先生曰三字以標之所採書有史傳記集之不同其稱謂亦各不同或名或字或稱子及先生若照原文頗形其雜且輯而成譜已攙入作譜人語氣自宜概稱先生以一之總之不失本來以昭信實仍不妨小變以就體裁也至末註出處凡敘述

紀聞及他人文集等書名上宜註明某某眉目方清又玩所援引似尙有可彼可此者想出自兩書宜擇其尤而專主之庶無歧混名達探討功疎去取是非不敢妄議謹按體例就鄙見所及謬加籤注恐其中錯誤滋多尙乞高明裁定是荷道光乙巳人日梅侶項名達識

二程子年譜緣起

道光己丑夏數過籀庭直廬相與讀濂洛關閩之書一日星杓謂籀庭曰生平今之世尙論古人則世宜知也二程子以上智之資繼往開來前人表章備矣惟其出處進退士大夫視爲盛衰卽一言一行亦莫非千百世羹牆之所在今其書雖存而平生梗概無年譜以綱紀之可乎籀庭欣然曰此予夙志也昔李方子親炙紫陽故所輯朱子年譜最詳若度正之周子年譜蒐采不遺餘力猶多闕畧其時去周子未遠也以今日上論程子之生平更非易易然就吾二人所知互相訂正其無可考者則闕焉寬以歲月之力聞見漸多當有所得於是徧采羣書與籀

庭往復推勘積四寒暑稿初具而籥庭視學粵西星杓又南下未遑卒業癸甲以來續有聞見以次增編方期就正籥庭共商定本詎籥庭疾終使院夙志竟違因念稿中采輯雖較備於前體例終未畫一爰本籥庭所商榷之意斟定凡例若干則復因是重加增改始訂成編卷雖無多稿已屢易追維始事迄今幾二十年而益傷是編之成不克起籥庭於九京而一見之也爲敘緣起若是道光丁未歲仲冬諸星杓謹識

明道伊川兩先生年譜諸怨齋池籥庭兩君同志編輯年經月緯綱舉目張蒼萃微言旁搜穆行信不朽之盛業也籥庭視學粵西早世怨齋獨抱遺書廣諮師友歷十餘載始謀付槧人余受而讀之竊媿半生汨沒俗學無所發明猶思收斂身心深以媮惰無成爲懼况於高材樸學溯伊洛達洙泗者乎知守先待後所津逮遠矣咸豐壬子人日會稽陶際堯謹跋

并此而莫可考乎故本朱子意輯爲年譜使後之讀程子者得所守以尋未墜之緒得所據以擴未盡之傳雖知僭妄亦不敢已

一程子書存者惟文集易傳經說遺書外書粹言文集乃程子自著易傳別自成書經說隨文解義遺書門人所記朱子編次之外書亦門人所記朱子又取他書程子語補遺書所未備粹言則楊龜山編次師說變語錄而文之者也今據程子書爲根柢先文集次遺書外書庶幾次第不紊欲考程子書者開卷瞭然矣

一程子繼絕學於千四百年無傳之後其入處固由濂溪指受而其深造自得實無愧爲鄒魯正宗考其著述如定性書李仲通銘程邵公誌顏子好學論易傳序春秋傳序等篇精義微言當與四書並讀故譜中悉載全文其餘若游鄠山詩序晉城縣令題名記養魚記之類亦不苟作並全載焉

一出處關時運之盛衰言行實儒宗之準的挈其大要二者盡之明道在言職伊川爲講官凡論列奏疏皆純儒實學真際切於時務立可施行茲載明道論王霸君道請脩學校養賢十事等疏伊川經筵三劄子上太皇太后書皆格君輔治之大者其文亦簡要易讀他如一言一動隨時著

見無非真儒氣象悉不敢畧

一微言奧旨散見於門人集錄賴朱子搜逸訪遺始克成編其尤切於日用者類爲近思錄又自程子上溯濂溪旁羅張邵及各門人言行事實纂爲伊洛淵源錄今采二錄及朱子文集語類足資疏通證明者畧註於下至遺書中性說識仁論凡語理道之要不能決知爲何年則類附於各門人所錄之後亦倣史傳例也

一世系爲年譜所不可缺程氏世系圖伊川集中有目無文乃元人譚善心所考不知如何今據歐陽文忠公所作冀國公碑及程文簡公所作世錄補之迄於程子之孫者從

所及見也

一家事宜備載苦於典籍無徵非故畧也明道夫人彭侍郎女封仁安縣君先明道一年卒見行狀伊川不爲妻請封遂莫考其氏族惟遺書范彝叟云只爲正叔太執註一作姨夫意與彝叟爲友壻今范集亦不可考至於子女生卒婚嫁亦不能詳悉有因文附見者繫之

一門人記錄有淺深伊川謂只有李籲得其意朱子謂劉質夫所記雖簡約然甚明切呂與叔亦記得真惜乎早喪使三人者在於程門之道必有發明蘇季明記洛陽議論最在諸錄之前雜有橫渠語若上蔡所記多有激揚發越之

意游氏所記則有溫純不決之意龜山無錄其子遵道有錄伊川稱其好學朱公掞所抄伊川謂某在何必讀是書張思叔錄朱子謂其多作文故有失本意他若劉元承唐彥思等錄工拙具在今各采其精要者編於譜讀者當自得之

一自來年譜並無提綱之例是譜之編不難於比屬而難於大綱非確有證據以提其要則事以遠而難稽文以散而無統今特書其大事爲之綱附書其遺文爲之目庶綱舉目張便於檢閱

一以年繫事以事繫人以人繫言此年譜通例也有不可繫者則倣宋胡仔孔子編年必得其人與事與言之確有符合者分年編次凡所采諸書備註出處以便檢校然有不能依原文直錄者概稱先生曰以一之從項梅侶訂定體例也

一徵引羣書自周程張邵朱五子外於宋史則采李氏熹續通鑑長編爲多於北宋文集則歐陽文忠公范忠宣公司馬溫公楊龜山尹和靖諸老全集及王氏存元豐九域志邵氏聞見錄呂氏童蒙訓度氏周子年譜濂溪志李氏道命錄黃氏日抄備資搜討於明人著述則唐伯元程子類語趙滂程朱闕里志並有程子年譜不知孰創孰因要皆

疎畧不備 國朝惟李文貞公全集遜齋道南講授疏證
特詳最後得黃梨洲宗義宋儒學案原稿全謝山祖望補
編於程門授受統緒援據尤多其顯然訛舛處亦隨註辨
正不敢沿誤苟徇

一道光丙戌星杓與滇南池籥庭定交己丑始議輯是譜往
復推勘務求精核嘗質蒲城相國王省匡師謂講是學者
近鮮有聞今得同志默而成之道在是矣癸巳籥庭視學
粵西攜副本去星杓亦南歸過吳中謁侯官林少穆先生
籥庭受知師也以藁就正深加獎勵謂探訂之精足傳正
學許爲作序時閩縣陳蘭鄰師官秀州畱止郡齋出藏書

資參考時有是正籥庭手訂未竟終於任項泗舸收其藁
以歸丙申屬項梅侶訂定體例戊申得宗滌甫序其大指
杜尺莊參補遺略庚戌訪姚樛寮於雲間訂正脫訛且謂
先賢必不可少之書亟勸付梓辛亥陶槎仙又爲校定字
體追念數十年來師友贊成獲益難數今則大半成古人
可感也夫敬誌簡端闕畧之病知不能無糺繆拾遺以俟
來哲

咸豐甲寅仲秋會稽諸星杓惕生謹識

熙甯四年辛亥起至十年丁巳

卷四

元豐元年戊午起至四年辛酉

卷五

元豐五年壬戌起至八年乙丑六月丁丑先生卒

伊川先生年譜目錄

卷一

宋仁宗明道二年癸酉先生起至英宗治平四年丁未

卷二

神宗熙甯元年戊申起至十年丁巳

卷三

元豐元年戊午起至八年乙丑

卷四

哲宗元祐元年丙寅

卷五

元祐二年丁卯起至八年癸酉

卷六

紹聖元年甲戌起至徽宗建中靖國元年辛巳

卷七

崇甯元年壬午起至大觀元年丁亥九月庚午先生卒

卷終

商訂工程年譜小簡

講論師友紀畧

宋儒發明聖學會合先後攷

元祐二年丁酉明道登進士第

嘉祐二年

慶曆三年癸未明道居庠序

六年丙戌

七年丁亥伊川至醴泉

皇祐四年

男繼校字

二程子年譜提綱



宋仁宗明道元年壬申明道先生顯生

二年癸酉伊川先生顯生

慶曆三年癸未明道居庠序

六年丙戌二先生始事周子

七年丁亥伊川至醴泉

皇祐四年壬辰母侯夫人卒

嘉祐元年丙申二先生至京師始居河南

二年丁酉明道登進士第伊川上書不報遊太學

三年戊戌明道任鄆縣主簿

四年己亥伊川廷試報罷

六年辛丑明道調上元主簿

七年壬寅明道攝上元令

英宗治平元年甲辰明道罷上元任至磁州 伊川至京師呂

公著請為太學正辭

二年乙巳明道移晉城令

三年丙午九月呂公著薦伊川不召

四年丁未明道秩滿改著作佐郎二先生至漢州

神宗熙寧二年己酉四月明道為農田水利使八月以呂公著

薦授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

三年庚戌四月明道罷授京西提點刑獄辭改簽書鎮甯軍節

度判官事

四年辛亥明道簽判鎮甯軍

五年壬子明道求監局養親罷歸始僦居洛 伊川至醴泉

七年甲寅明道監洛河竹木務陳襄薦明道性行端醇明於義

理可備風憲不果用 伊川在洛

八年乙卯詔明道修三經義不果十月彗見翼軫間應詔上書

還朝差知扶溝縣事辭復求監局

九年丙辰十月吳充薦明道不報

十年丁巳五月明道以賈昌衡李南公言改太常丞

元豐元年戊午明道知扶溝縣 伊川至扶溝

二年己未二月召明道判武學以李定何正臣論罷復舊任

三年庚申明道除奉議郎罷扶溝任寓穎昌 伊川至關中

四年辛酉二先生在穎昌

五年壬戌二先生在洛

六年癸亥明道監汝州酒稅

七年甲子明道彭夫人卒

八年乙丑三月哲宗即位明道改承議郎五月召為宗正寺丞

六月丁丑卒 九月司馬光呂公著同薦伊川十一月授汝

州團練推官充西京國子監教授辭至再召赴闕 以下伊川年譜

程氏世系圖

此圖伊川集中有目無文今據歐陽文忠公所作冀國公碑及程文簡公所作世錄補之迄於二程之孫者從所及見也

程伯休父 周大司馬曰 喬伯封於程

嬰 程伯之後仕晉封忠誠君宋封成信侯

昱 仕魏封安鄉侯 中山之程祖之

元譚 仕東晉為新安太守賜宅黃墩

元祚 元譚六世孫 宋山陽內史

茂 元譚九世孫 梁郢州長史

筮 茂子梁祕 書少監

寶惠 筮子為本 郡儀曹

靈洗 字元滌寶惠子元譚十一世孫仕陳梁諡忠壯

文季 靈洗子為超武將軍封重安縣公

嚮 文季子 襲父封

大辨 靈洗五世孫為唐合令再徙中山博野

秀少師羽
諱秀長子
新諱子贈太師
字仲遠徽子大辨六世孫始為醴泉令事宋太祖太宗累贈太子少師賜第京師始居河南

贊明 新長子贈太師中書令
元白 贊明子封冀國公
琳 元白四子累章贈中書諡文簡

象明 新次子
嗣先 琳四子昌公著景官
嗣弼 琳次子貴
嗣隆 琳長子
嗣恭 琳三子
嗣宗 琳五子諡初合扶滿

希振 羽子贈虞部員外郎
適 終黃陂令贈開府右班殿直
璠 適次子累遷比部郎中
璠 適長子始黃陂尉累遷太中大夫
璠 適三子累遷朝奉
璠 適道子累遷殿丞

顯 明道次子早亡
易 伊川孫紹興初分甯令
昂 明道長孫端懿子
昂 明道孫

顯 明道次子早亡
端輔 明道長子汝陽縣主簿
端懿 明道三子舉進士第醴泉令

頤 伊川長子舉進士知六安軍靖康之難死其官
端中 伊川次子司戶參軍
晟 紹興元年召赴行在伊川孫端彥子紹興十年補將仕郎
暘 伊川孫尹和靖壻桐廬令

按太中年七十自撰墓誌男六人孫男五人曾孫六人今世系圖據此又明道行狀註一作五子三早卒文集程邵公墓誌明道子名端慤或其一也端彥子暘伊川孫暉大中撰墓誌時尙未生又太中女一適奉禮郎席延年一適都官郎中李正臣孫女長適宣義郎李億次適假承務郎朱純之次適安定席正次為李億繼室次適清河張敷皆見太中自撰墓誌伊川孫暉見宋儒學案晟見元祐黨案表

八月管勾崇福宮八月申河南府乞尋醫
八年癸酉九月哲宗親政申祕閣西監之命再辭

紹聖四年丁丑二月追毀出身文字放歸田里十一月編管涪

州

元符元年戊寅在涪

二年己卯在涪序周易傳

三年庚辰正月徽宗卽位移峽州四月復宣德郎還洛十月復

通直郎權判西京國子監

徽宗建中靖國元年辛巳五月追所復官冬居伊川

崇甯元年壬午五月入黨籍

二年癸未四月追毀出身文字序春秋傳七月禁學術十一月

遷居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

五年丙戌復承務郎尋以通直郎致仕

大觀元年丁亥九月庚午卒於家

程子年譜卷一
楚雄池生春籥庭
輯
明道先生
宋仁宗明道元年壬申先生生

程子年譜卷一
楚雄池生春籥庭
輯

明道先生
宋仁宗明道元年壬申先生生

先生名顥字伯淳姓程氏其先曰喬伯為周大司馬封於

程後遂以為氏
何楷詩經世本古義按喬伯休父當是一人喬名而休字豈亦取喬未休息之意與

先生五世而上居中山之博野高祖贈太子少師諱羽太

宗朝以輔翊功顯賜第京師曾祖希振尚書虞部員外郎

妣高密縣君崔氏祖通贈開府儀同三司吏部尚書妣孝

感縣太君張氏長安縣太君張氏疑卽張子之姪父珦太中大夫

母壽安縣君侯氏父道濟潤州丹徒令贈尙書比部員外郎母福昌縣太君刁氏曾祖而

下葬河南先生生而神氣秀爽異於常兒未能言叔祖母

任氏殿丞瑜之母抱之行不覺釵墜後數日方求之先生以手

指示隨其所指而往果得釵人皆驚異明道行狀程氏之先

自重黎歷夏商周而程伯休父始見於詩書其後世遠而

分至唐定世族而程氏之望分爲七中山之程蓋出於魏

安鄉侯昱之後也唐末五代天下亂於兵程氏再世不仕

宋太平興國初少師羽佐太宗爲文明殿學士官至兵部

侍郎子孫蕃昌世族昭著其所自來者遠矣歐陽修撰冀國公程元白

碑按元白碑銘中山之程出自靈洗靈洗者梁將軍忠

壯公實昱之裔孫也程朱闕里志明方宏靜見元祐諸公

墨蹟有明道先生忠壯公裔四字圖章凡引書天聖

直錄原文皆不加按間有考訂則以按字別之

中洛人程公珦初任黃陂尉秩滿不能去遂家焉以明道

元年生先生朱子文集元豐九域志黃陂屬淮南路黃

州齊安郡按太中家傳景德三年丙午公

生於京師賜第開府終於黃陂公年始冠遂寓黃陂後數

歲朝廷錄舊臣後授郊社齋郎不赴文簡公爲請於朝就

注黃陂縣尉任滿不能去以明道元年

生先生時公年二十七朱子文本此

二年癸酉二歲弟頤生

景祐元年甲戌三歲

二年乙亥四歲

三年丙子五歲

四年丁丑六歲

寶元元年戊寅七歲

二年己卯八歲

康定元年庚辰九歲

慶歷元年辛巳十歲

嘗賦酌貪泉詩曰中心如自固外物豈能遷當世先達許

其志操

劉立之敘述

二年壬午十一歲

三年癸未十二歲

先生居庠序中如老成人見者無不愛重戶部侍郎彭公

思永謝客到學舍一見異之許妻以女

明道行狀按太

狀太中罷廬陵尉調潤州觀察支使彭公知常州常潤隣郡先生居庠序彭公謝客到學許妻以女當在寓丹陽時

四年甲申十三歲

五年乙酉十四歲

六年丙戌十五歲始事周子

太中在虔時嘗假倅南安軍獄掾周茂叔年甚少

為守所知太中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果為學知道者因

與為友

太中家傳

且使其二子往受學焉

濂溪事狀呂氏童蒙訓云師友淵源必

有所自未有無因而然如周茂叔先生官守南安軍為守所不禮二程之父太中公自虔州差攝南安倅與茂叔相

善力庇護之其後二程皆師事茂叔

先生自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

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明道行狀先生從汝南

周茂叔問學窮性命之理率性會道體道成德出入孔孟

從容不勉劉立之敘述先生嘗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

顏子仲尼樂處所樂何事遺書呂與叔東見錄李周

茂叔窗前草不除去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遺書謝顯道記

先生曰觀天地生物氣象註周茂叔看遺書卷六先生書窗前有

茂草覆砌或勸之茂先生曰不可欲常見造物生意又置

盆池畜小魚數尾時時觀之或問其故曰欲觀萬物自得

意張橫浦語按此與周子意思同又游定夫懷先生詩記得程門秋草綠至今遐想每馳情先生

曰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卻是自家體貼出來外書上蔡語錄

黃東發云樂記已有滅天理而窮人欲之語至先生始發越大明於天下荀子云養心莫

善於誠周茂叔謂荀子元不識誠先生曰既誠矣心焉用

養耶荀子不知誠外書朱公揆錄二程十四五時便銳然欲學

聖人張子語錄呂氏童蒙訓云二程先生自小刻勵推明道要以聖學為已任學者靡然從之時謂之二程

濂溪在當時人見其政事精絕則以為宦業過人見其

有山林之志則以為襟期灑落有仙風道氣無有知其學

者惟程太中知之宜其生兩程子也朱子語類仲尼顏子所

樂吟風弄月以歸皆是口傳心受的當親切處後來二先

生舉似後學亦不將作第二義看然則行狀所謂反求之

六經而後得之者特語夫用功之大全耳至其入處則自

濂溪不可誣也

朱子文集

七年丁亥十六歲

八年戊子十七歲

皇祐元年己丑十八歲

二年庚寅十九歲

三年辛卯二十歲

四年壬辰二十一歲母侯夫人卒

夫人從太中官嶺外遂中瘴癘及北歸道中病革召醫視

脈曰可治謂一子曰給爾也未終前一日命頤曰今日百

五為我祀父母明年不復祀矣以二月二十八日終於江

甯享年四十九始封壽安縣君追封上谷郡君男六人長

應昌次天錫皆幼亡次顥即先生次頤也次韓奴次蠻奴

皆幼亡女四人長幼亡次適奉禮郎席延年次幼亡次適

都官郎中李正臣

上谷郡君太中家傳按太中自龔州代還當在此時

五年癸巳二十二歲

至和元年甲午二十三歲

二年乙未二十四歲

先生侍太中至鳳州

按先生之娶雖不可攷然以周子作彭推官詩序推之彭公以至和二年

為益州轉運使而先生行狀云彭夫人事舅以孝稱而不及姑時太中正在鳳州疑彭夫人之歸當在服闋後也

嘉祐元年丙申二十五歲至京師

先生應書京師聲望藹然老儒宿學皆自以為不及莫不

造門願交劉立之張子厚在京師坐虎皮說周易聽從

甚衆一夕二程先生至論易次日撤去虎皮曰吾平日為

諸公說者皆亂道有二程近到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

可師之外書尹和靖語先生嘗與子厚在興國寺講論終日而

曰不知舊日曾有甚人於此處講此事遺書呂與叔東見錄呂榮

陽公希哲嘗言往與二程諸公遊一日會相國寺論事詳

盡先生忽歎曰不知自古至今更曾有人來此地說此話

耶蓋此處氣象自有合得如此人說此等話道理也呂氏家傳

伊洛淵源錄希哲字原明正獻公長子首以師禮事伊川亦從明道先生遊官侍講封滎陽郡公立之

家與先生有累世之舊先人早世立之方數歲先生兄弟

取以歸教養視子姪卒立其門戶劉立之敘述伊洛淵源錄立之字宗禮河間

人娶先生叔父朝奉之女郭雍稱其登門最早精於吏事太中家傳公遇伯母劉氏之族子於襄邑詢其宗系知姻

家也未幾劉生卒其子立之纔七歲公取歸教養今登進士第為宣德郎矣按立之稱從先生三十年則嘉祐初

方七始少師厭五代河北之多亂徙葬少監傲於京兆

之興平將謀居醴泉及貴賜第於泰甯坊遂再世居京師

嘉祐初公太中家傳元豐九域志興平

醴泉二縣屬陝西路京兆府家世舊事云少師治醴泉惠愛及人至深遂謀居焉

二年丁酉二十六歲登進士第

仁宗御殿親試先生與張子朱光庭同登第乙科則呂大

六

鈞與焉

程朱闕里志 按蘇文忠集是年正月詔歐陽修知貢舉梅摯王珪范鎮韓絳同權知禮部貢舉三

月八日殿試進士民監賦鸞刀詩重申巽命論十日賜進士章衡第一蘇軾蘇轍曾鞏等並登第

有南

廟試佚道使民賦九敘惟歌論策五道

見明道文集

先生嘗

言某自再見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

遺書

謝顯道記

李安溪云此是周程授受之秘即孔顏樂處

按周子年譜是年在合州有傅伯成答周子書云執事

以濟衆為懷神所勞資故得高士與施至術而心朋遠寓名方賤子聞之弗勝喜蹈道國志註心朋指二程則再見

周子當在合州

三年戊戌二十七歲任鄆縣主簿

令以其年少未知之民有借其兄宅以居者發地中藏錢

兄之子訴曰父所藏也令曰此無證佐何以決之先生曰

此易辨爾問兄之子曰爾父藏錢幾何時矣曰四十年矣

彼借宅居幾何時矣曰二十年矣即遣吏取錢十千視之

謂借宅者曰今官所鑄錢不五六年即遍天下此錢皆爾

未居前數十年所鑄何也其人遂服令大奇之南山僧舍

有石佛歲傳其首放光遠近男女聚觀晝夜雜處為政者

畏其神莫敢禁止先生始至詰其僧曰吾聞石佛歲現光

有諸曰然戒曰俟復見必先白吾職事不能往當取其首

就觀之自是不復有光矣府境水害倉猝興役諸邑率皆

狼狽惟先生所部飲食芟舍無不安便時盛暑泄痢大行

死亡甚衆獨鄆人無死者所至治役人不勞而事集常謂

人曰吾之董役乃治軍法也當路者欲薦之多問所欲先生曰薦士當以才之所堪不當問所欲

明道行狀 元豐九域志鄆縣屬陝

西路京兆府

先生生有妙質聞道甚早年逾冠明誠夫子張

子厚友而師之其視先生雖外兄弟之子而虛心求益之

意懇懇如不及逮先生之官猶以書抵扈以定性未能不

動致問先生為破其疑使外內動靜道通為一讀其書可

考而知也初至鄆有監酒稅者以賄播聞然怙力文身自

號能殺人眾皆憚之雖監司州將未敢發先生至將與之

同事其人心不自安輒為言曰外人謂某自盜官錢新主

簿將發之某勢窮必殺人言未訖先生笑曰人之為言一

至於此足下食君之祿詎肯為盜萬一有之將救死不暇

安能殺人其人默不敢言後亦私償其所盜卒以善去

游酢

書行狀後

答橫渠先生書承教諭以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

外物此賢者慮之熟矣尚何俟小子之言然嘗思之矣敢

貢其說於左右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

苟以外物為外牽已而從之是以已性為有內外也且以

性為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為在內是有意於絕

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既以內外為二本則又烏可

遽語定哉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

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

來而順應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苟規規於外誘之除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非惟日之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為為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為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孟氏亦曰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尚何應物之為累哉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物也是則聖人豈不應於物哉烏得以從外者為非而更求在內者為是也今以自私用智之喜怒而視聖人喜怒之正為何如哉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為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心之精微口不能宣加之素拙於文辭又吏事怱怱未能精慮當否佇報然舉大要亦當近之矣道

近求遠古人所非惟聰明裁之

明道文集 朱子云先生此書自胸中瀉出如有物

在後逼逐他相似所謂造道之言也大綱在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兩句緊要在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一句遽忘其怒便是廓然大公觀理之是非便是物來順應先生言語渾淪子細看節節有條理又云定性書是正心誠意以後事劉藪山云此先生發明主靜立極之說最為詳盡而無遺也主靜之說本千古祕密藏即橫渠得之

不能無疑向微先生發明至此幾令千古長夜矣按朱子云先生十四五便學聖人二十及第出去做官一向長進定性書是二十二三時作蓋大約言之

四年已亥二十八歲在鄂

先生在長安倉中閑坐後見長廊柱以意數之已尚不疑再數之不合不免令人一一聲言而數之乃與初數者無

差則知越著心把捉越不定

遺書呂與叔東見錄 延平答問云吾輩立志已定若看

文字心慮一澄然之時畧綽一見與心會處便是正理若更生疑即恐滯礙明道在倉中坐見廊柱多因默數之疑以為未定屢數愈差遂令一人敲柱數之乃與初默數之數合正謂此也 在鄂有詩云雲淡

風輕近午天傍花隨柳過前川時人不識子心樂將謂偷

閑學少年看他胸懷直是好與曾點底事一般

上蔡語錄 戲

題曾在去年賞春日春光過了又逡巡卻是去年春自去

我心依舊去年春題淮南寺南去北來休便休白蘋吹盡

楚江秋道人不是悲秋客一任晚山相對愁

明道文集 延平答問云

錄示明道二絕句便是吟風弄月有吾與點也之氣味某尚疑此詩若是初見周茂叔歸時之句即可此後所發之語恐又不然也按延平所云疑即此詩

五年庚子二十九歲在鄂

先生遊鄂山詩序云僕自幼時已聞秦山多奇古有扈者

尤復秀出常憾遊賞無便嘉祐二年始應舉得官遂請於

天官氏願主簿書於是邑謂厭飫雲山以償素志今到官

幾二年矣中間被符移奔走外榦者三居其五其六則簿

書期會倉廩出入固無暇息惟白雲特在山面最為近邑
常乘間兩至其餘佳處都未得往變化初心孤負泉石五
年二月初吉聞貳車晁公來遊諸山先是晁公見約同往
會探吏失期二日早晁公以書見命始知車騎已留草堂
走白邑大夫張君寺丞興宗時民產有在山麓者以罪沒官府
符方命量其租入之數因請以往鞭馬至山而晁公已由
高觀登紫閣還憩下院見待已久遂奉陪西遊經李氏五
花莊息駕池上夜宿白雲精舍詰旦晁公西首僕復並山
東遊紫閣登南山望仙掌回抵高觀谷探石穴窺石潭因
周視所定田徜徉於花林水竹間夜止草堂是晚雨氣自

西山來始慮不得遍詣諸境一霎遂霽明日入太平谷憩
息於重雲下院自入太平谷山水益奇絕殆非人境石道
甚巖下視可憐往往步亂石間入長嘯洞過虎溪西南下
至重雲閣訪鳳池觀雲頂凌霄羅漢三峯登東嶺望大頂
積雪復東北來雲際下深澗白石磷磷於水間水聲清冷
可愛坐石掬水戀戀不能去者久之遂宿大定寺凌晨登
六至上方候日初上西望藥山北眺大頂千峯萬巒目極無際
下山緣東澗渡橫橋復憩於重雲下院出谷遊太平宮故
基而歸馬上率爾口語往往成詩章自入山至歸凡四日
得長短詠共十二篇姑存之以誌遊覽之次第云

明道文集按

宋史晁无咎字補之宗慤之曾孫嘉祐二年進士又蘇文忠集有送晁美叔端彥發運右司詩二晁皆先生同年未知孰是時朱公揆主萬年簿張山甫主武功簿與先生

皆以才名稱關中號為三傑伊洛淵源錄

六年辛丑三十歲調上元縣主簿

先生居鄆再暮以避親罷再調江甯府上元縣主簿田稅不均比他邑尤甚蓋近府美田為貴家富室以厚價薄其稅而買之小民苟一時之利久則不勝其弊先生為令畫法民不知擾而一邑大均其始富者不便多為浮論欲搖止其事既而無一人敢不服者後諸路行均稅法邑官不足益以他官經歲歷時文案山積而尚有訴不均者計其

力比上元不啻百千矣明道行狀 按續通鑑長編嘉祐六年冬十月有陝西轉運使彭思

永薦河中府進士南宮魯為試將作監主簿一事先生避親疑即彭公也又按先生為令畫法疑即李仲通均田稅事詳熙甯七年先生主簿上元時謝師直為江東轉運李寺丞墓誌

判官師宰來省其兄嘗從先生假公僕掘桑白皮先生問之曰漕司役卒甚多何為不使曰本草說桑白皮出土見

日者殺人以伯淳所使人不欺故假之爾師宰之相信如

此家世舊事下同 宋史謝師直名 謝師直尹洛時嘗 景温嘉祐間為江東轉運判官

談經與鄙意不合因曰伯淳亦然往在上元某說春秋猶時見取至言易則皆曰非是頤謂曰二君皆通易者也監

司談經而主簿乃曰非是監司不怒主簿敢言非通易能

如是乎按先生說易雖無成書而散見於遺書者皆可考而知觀橫渠稱先生深明易理及以師直言易爲非是所謂得不傳於遺經者必有在矣伊川嘗謂張繹曰我之道蓋與明道同則欲求先生之言易者即求之伊川易傳獵自謂今無此好周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可也

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前矣後十二年因見果知未一

云先生年十六七時好田獵十二年暮歸在田野間見田

獵者不覺有喜心

遺書卷七

朱子云明道氣質如此年

可以此自恕劉蕺山云方未見時不知此心閃在何處知此可知未發之中

九月庚戌孝女

生見伊川文集

七年壬寅三十一歲攝上元令

先生攝邑事上元劇邑訴訟日不下一二百爲政者疲於省

覽奚暇及治道先生處之有方不閱月民訟遂簡江南稻

田賴陂塘以溉盛夏塘隄大決計非千夫不可塞法當言

之府府稟於漕司然後計功調役非月餘不能興作先生

曰比如是苗稿久矣民將何食救民獲罪所不辭也遂發

民塞之歲則大熟江甯當水運之衝舟卒病者則留之爲

營以處曰小營子歲不下數百人至者輒死先生察其由

蓋旣留然後請於府給券乃得食比有司文具則困於飢

已數日矣先生白漕司給米貯營中至者與之食自是生

全者大半措置於纖悉之間而人已受賜如此之比所至

多矣先生嘗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

明道行狀 元豐九域志上元屬江南路 三月十八日

江甯府黃百家云此卽是欲立欲達之體 見明道文集 叔父瑜字叔

先生叔父殿丞瑜卒於京師 寶父道贈寺丞母長壽縣太

君任氏歷官至殿中丞

終於京師年四十三

八年癸卯三十二歲

仁宗登遐 三月 遣制官吏成服三日而除三日之朝府尹

王率羣官將釋服先生進曰三日除服遺詔所命莫敢違

也請盡今日若朝而除之所服止二日爾尹怒不從先生

曰公自除之某非至夜不敢釋也一府相視無敢除者茅

山有龍池其龍如蜥蜴而五色祥符中中使取二龍至中

途中使奏一龍飛空而去自昔嚴奉以爲神物先生嘗捕

而脯之使人不惑其始至邑見人持竿道旁以黏飛鳥取

其竿折之教之使勿爲及罷官艤舟郊外有數人共語自

主簿折黏竿鄉民子弟不敢畜禽鳥不嚴而令行大率如

此 明道行狀 朱子建康府學明道先生祠記淳熙二年

也均田塞隄及民之政爲多脯龍折竿教民之意亦備而

兵革變故風聲無復傳者奉祀致意願請文以記之熹謂

上元之政於先生懼未足以稱揚也然其言有曰一命之

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則中之所存又烏得以

小大而 先生守官南方長吏使往茅山請龍辭之謂祈

請鬼神當使信嚮者則有應今先懷不信便非義理既到

茅山岳勅使人於水中捕得二龍持之歸並無他異復爲

小兒玩之致死此只魚蝦之類但形狀差異爾 遺書蘇

李明錄

英宗治平元年甲辰三十三歲罷上元任至磁州

先生德性絕人外和內剛眉目清峻語聲鏗然恕早從先生之弟學初見先生於磁州其氣貌清明夷粹其接人以有容其斷義剛而不犯其思索妙造精義其言近而測之益遠恕蓋始恍然自失而知天下有成德君子所謂完人者若先生是已那恕敘述 元豐九域志磁州屬河北路真定府按那恕字和叔陽武人嘉祐初早從伊川學治平初初見先生於磁州觀敘述所稱蓋知尊先生者惜乎其後極狼狽伊川所謂義理不勝利欲之心也 那七云一日三點檢先生曰可哀也哉其餘時多會甚事蓋做三省之說錯了可見不會用功又多逐人面上說一般話先生責之那曰無可說先生曰無可說便不

得不說外書上 蔡語錄

八月四日子端慤生

見明道文集 按太中自撰墓誌孫

端懿汝陽縣主簿端輔早亡端本治進士業皆先生子無名端慤者惟先生行狀一作五子三早卒端慤或其一也

時太中知磁州先生至磁省親也

二年乙巳三十四歲移晉城

先生居上元再暮就移澤州晉城令澤人淳厚尤服先生教命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之以孝弟忠信入所以事父兄出所以事長上度鄉村遠近為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而姦偽無所容凡孤癯殘廢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行旅出於其途者疾病皆有所養諸鄉皆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而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為正句讀教者不

善則爲易置俗始甚野不知爲學先生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去邑纔十餘年而服儒服者蓋數百人矣鄉民爲社會爲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有恥邑幾萬室三年之間無強盜及鬪死者秩滿代者且至吏夜叩門稱有殺人者先生曰吾邑安有此誠有之必某村某人也問之果然家人驚異問何以知之曰吾常疑此人惡少之弗革者也河東財賦窘迫官所科買歲爲民患雖至賤之物至官取之則其價翔湧多者至數十倍先生常度所需使富家預儲定其價而出之富室不失倍息而鄉民所費比常歲十不過一二民稅常移近邊載往則道遠就糴則價高先生

擇富民之可任者預使購粟邊郡所費大省民力用紓縣庫有雜納錢數百千常借以補助民力部使者至則告之曰此錢令自用而不敢私請一切不問使者屢更無不從者先時民憚差役役及則互相糾訴鄉隣遂爲仇讎先生盡知民產厚薄第其先後按籍而命之無有辭者河東義勇農隙則教以武事然應文備數而已先生至晉城之民遂爲精兵晉俗尙焚屍雖孝子慈孫習以爲安先生教諭禁止民始信之而先生去後郡官有母死者憚於遠致以投烈火愚俗視倣先生之教遂廢識者恨之先生爲令視民如子欲辨事者或不持牒徑至庭下陳其所以先生從

容告語諄諄不倦在邑三年百姓愛之如父母去之日哭

聲振野

明道行狀 元豐九域志 晉城屬河東路澤州

有富民張氏子其父死

未幾晨起有老父立於門外問之曰我汝父也今來就汝

居具陳其由張氏子驚疑莫測相與詣縣請辨之老父曰

業醫遠出治疾而妻生子貧不能養以與張氏某年某月

某日某人抱去某人某人見之先生謂曰歲久矣爾何記

之詳也老父曰某歸而知之則書於藥法策後因懷中取

策進之其所記曰某年月日某人抱兒與張三翁家先生

問張氏子曰爾年幾何曰三十六矣爾父而在年幾何曰

七十六矣謂老父曰是子之生其父年纔四十人已謂之

三翁乎老父驚駭服罪

家世舊事

晉城俗樸陋民不知學中

間幾百年無登科者先生擇其秀異為置學舍糧具聚而

教之朝夕督厲誘進學者風靡日盛熙甯元豐間應書者

至數百登科者十餘人先生為政條教精密而主之以誠

心晉城之民被服先生之化暴桀子弟至有恥不犯迄先

生去三年間編戶數萬眾罪入極典者纔一人然鄉閭猶

以不遵教令為深恥熙甯七年立之得官晉城距先生去

已十餘年見民有聚口眾而不析異者問其所以云守程

公之化也其誠心感人如此

劉立之敘述

先生晉城縣令題

名記古者諸侯之國各有史記

一無記字

故其善惡皆見於後

世自秦罷侯置守令則史亦從而廢矣其後自非傑然有功德者或記之循吏與夫凶忍殘殺之極者以酷見傳其餘則泯然無聞矣如漢唐之有天下皆數百年其間郡縣之政可書者宜亦多矣然其見書者率纔數十人使賢者之政不幸而無傳其不肖者復幸而得蓋其惡斯一作與古史之意一作事異矣夫圖治於長久者雖聖知爲之且不一作與能倉卒苟簡而就蓋必本之人情而爲之法度然後可使去惡而從善則其紀綱條教必審定而後下其民之服循漸漬亦必待久乃淳固而不變今之爲吏三歲而代者固已遲之矣使皆知禮義者能自始至卽皇皇然圖所施設

亦教令未熟民情未孚而更書已至矣儻後之人所志不同復有甚者欲新己之政則盡其法而去之其迹固無餘矣而况因循不職者乎噫以易息之政而復無以託其傳則宜其去皆未幾而善惡無聞焉故欲聞古史之善而不可得則因謂令有題前政之名氏以爲記者尙爲近古而斯邑無之乃考之案牒訪之吏民纔得自李君而降二十一人第其歲月之先後而記之俾民觀其名而不忘其政後之人得從而質其是非以爲師戒云耳來者請嗣書其

次明道文集

先生作縣凡坐處皆書觀民如傷四字常曰某

常愧此四字外書龜山語錄

三年丙午三十五歲在晉城

先生在澤州嘗三次食韭黃始食懷州韭次食澤州又次食并州則知數百里間氣候爭三月矣若都以此差之則須爭半歲如是則有在此冬至在彼夏至者雖然又沒此事只是一般為冬為夏而已

遺書呂與叔東見錄

晉祠之魚極多

先生嘗到水濱魚可俯拾然衆人不取以神為畏而特不

殘及此魚也

外書卷十

四年丁未三十六歲秩滿改著作佐郎至漢州

先生叔父琬年四十五以太中恩補郊社齋郎

見伊川文集叔父

琬字季聰太中季弟幼孤事母崇國太夫人能竭其力事伯兄如嫂如父母年五十始有子傷從兄無嗣遂以繼之

太中六得任子恩公與二子實居其三長子頤郊社齋郎出繼從伯父後次嗣太廟齋郎女二長適劉立之次適王

霽詳朝奉墓誌

先生與伊川隨侍太中知漢州宿一僧寺先生

入門而右從者皆隨之伊川入門而左獨行至法堂上相

會伊川自謂此是頤不及家兄處蓋先生和易人皆親近

伊川嚴重人不敢近也

伊洛淵源錄

楚雄池生春籥庭
 會稽諸星杓恕齋
 明道先生
 神宗熙寧元年戊申三十七歲
 五月十四日子端慤卒越三日藏一作葬於伊陽縣神陰鄉
 祖塋之東先生誌其壙曰邵公其幼名也端慤其名也生
 而有奇質未滿歲而溫粹端重之態完然可愛聰明日發
 而方厚淳美之氣益備其始言也或授之以詩率未三四
 過即已成誦矣久亦不復忘去雖警悟俊穎若照徹內外

男樾枝字

程子年譜卷二

楚雄池生春籥庭
會稽諸星杓恕齋
輯

明道先生

神宗熙寧元年戊申三十七歲

五月十四日子端慤卒越三日藏一作葬於伊陽縣神陰鄉

祖塋之東先生誌其壙曰邵公其幼名也端慤其名也生
 而有奇質未滿歲而溫粹端重之態完然可愛聰明日發
 而方厚淳美之氣益備其始言也或授之以詩率未三四
 過即已成誦矣久亦不復忘去雖警悟俊穎若照徹內外

而出之從容故敏於見知而安於言動坐立必莊謹不妄
 瞻視未嘗有戲慢之色孝友信讓之性蓋出於自然與人
 言則溫然及其有所不為則確乎其守也大凡其心有所
 許後雖以百事誘迫終不復移矣日視羣兒相與狎弄歡
 笑跳梁於前泊乎如不聞知雖有喜相侵暴者亦莫之敢
 侮蓋厥生五年而人不見其有喜怒好欲是豈特異於常
 兒哉皆老於學者之所難能也而吾兒之資乃成於生之
 初嗚呼使其降年之永則吾不知其所至也吾弟頤亦以
 斯文為己任嘗意是兒當世吾兄弟之學今則已矣則吾
 之慟亦不特以父子之親也夫動靜者陰陽之本况五氣

交運則益參差不齊矣賦生之類宜其雜糅者眾而精一

者間或值焉以其間值之難則其數或不能長亦宜矣吾

兒其得氣之精一而數之局者歟天理然矣吾何言哉以

其葬日之迫刊刻之不暇也惟砂書於磚以誌其墳

明道文集

朱子云此一節全用周子太極圖說及通書中意蓋理則粹純至善而氣則雜糅不齊

二年己酉三十八歲四月為農田水利使八月以呂公著薦授

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

四月遣使察農田水利賦役於天下時遣八人先生與焉

綱鑑按八人者劉彝侯叔獻王汝翼

八月辛酉以御

王廣廉謝卿材盧秉曾伉與先生也

史中丞呂公著薦授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神宗素

知先生名召對之日從容咨訪比二三見遂期以大用每將退必曰頻求對來欲常相見爾一日論議甚久日官報午正先生遽求退庭中中人相謂曰御史不知上未食耶前後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欲求賢育材爲先先生不飾辭辯獨以誠意感動人主神宗嘗使推擇人才先生所薦者數十人而以父表弟張載暨弟頤爲首所上章疏子姪不得窺其橐嘗言人主當防未萌之欲神宗俯身拱手曰當爲卿戒之及因論人才曰陛下奈何輕天下士神宗曰朕何敢如是言之至於再三時王荆公安石日益信用先生每進見必爲神宗陳君道以至誠仁愛爲本未嘗及

功利神宗始疑其迂而禮貌不衰嘗極陳治道神宗曰此

堯舜之事朕何敢當先生愀然曰陛下此言非天下之福

也明道行狀 宋史呂公著字晦叔文靖公子仕至右僕射元祐初與司馬光同心輔政卒年七十二贈申國公

諡正獻神宗召對問所以爲御史對曰使臣拾遺補闕裨

贊朝廷則可使臣掇拾臣下短長以沽直名則不能神宗

歎賞以爲得御史體神宗勵精求治王荆公執政議法改

令言者攻之甚力至有發憤肆罵無所不至者先生獨以

至誠開納君相疏入輒削橐不以示子姪常曰揚已矜衆

吾所不爲劉立之敘述擢爲御史睿眷甚渥亟承德音所獻

納必據經術事常辨於早而戒於漸一日神宗縱言及於

辭命先生曰人主之學惟當務爲急辭命非所先也神宗

爲之動顏

游酢書
行狀後

嘗論王霸疏曰臣伏謂得天理之正

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義之偏者霸者之事也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復回曲霸者崎嶇反側於曲徑之中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誠心而王則王矣假之而霸則霸矣二者其道不同在審其初而已易所謂差若毫釐繆以千里者其初不可不審也故治天下者必先立其志正志先立則邪說不能移異端不能惑故力進於道而莫之禦也苟以霸者之心而求王道之成是銜石以爲玉也故仲尼之徒無道

桓文之事而曾西恥比管仲者義所不由也況下於霸者哉陛下躬堯舜之資處堯舜之位必以堯舜之心自任然後爲能充其道漢唐之君有可稱者論其人則非先王之學考其時則皆駁雜之政乃以一曲之見幸致小康其創法垂統非可繼於後世者皆不足爲也然欲行仁政而不素講其具使其道大明而後行則或出或入終莫有所至也夫事有大小有先後察其小忽其大先其所後後其所先皆不可以適治且志不可慢時不可失惟陛下稽先聖之言察人事之理知堯舜之道備於已反身而誠之推之以及四海擇同心一德之臣與之共成天下之務書所謂

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又曰一哉王心言致一而後可以爲也古者三公不必備惟其人誠以謂不得其人而居之則不若闕之之愈也蓋小人之事君子所不能同豈聖賢之事而庸人可參之哉欲爲聖賢之事而使庸人參之則其命亂矣旣任君子之謀而又入小人之議則聰明不專而志意惑矣今將救千古深錮之弊爲生民長久之計非夫極聽覽之明盡正邪之辨致一而不二其能勝之乎或謂人君舉動不可不慎易於更張則爲害大矣臣獨以爲不然所謂更張者顧理所當耳其動皆稽古質義而行則爲慎莫大焉豈若因循苟簡卒致敗亂者哉自古以來何嘗

有師聖人之言法先王之治將大有爲而反成禍患者乎

願陛下奮天錫之勇智體乾剛而獨斷沛然不疑則萬世

幸甚

明道文集下同 朱子云先生王霸劄子說得好自古論王霸至此無遺蘊矣

論君道疏

曰臣伏謂君道之大在乎稽古正學明善惡之歸辨忠邪之分曉然趨道之正故在乎君志先定君志定而天下之

治成矣所謂定志者一心誠意擇善而固執之也夫義理

不先盡則多聽而易惑志意不先定則守善而或移惟在

以聖人之訓爲必當從先王之治爲必可法不爲後世駁

雜之政所牽制

一作帶

不爲流俗因循之論所遷惑自知極

於明信道極於篤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必期致世如三代

之隆而後已也然天下之事患常生於忽微而志亦戒乎
 漸習是故古之人君雖出入從容間燕必有誦訓箴諫之
 臣左右前後無非正人所以成其德業伏願陛下禮命老
 成賢儒不必勞以職事俾日親便座講論道義以輔養聖
 德又擇天下賢俊使得陪侍法從朝夕延見開陳善道講
 磨治體以廣聞聽如是則聖智益明王猷允塞矣今四海
 靡靡日入偷薄末俗嘒嘒無復廉恥蓋亦朝廷尊德樂道
 之風未孚而篤誠忠厚之教尙鬱也惟陛下稽聖人之訓
 法先王之治一一作心誠意體乾剛健而力行之則天下
 幸甚朱子云先生進說只以聖人之說為必可信先王之
道為必可行必期致天下如三代之世如說與學者

也只得教他依聖人言語做去待他做工夫有見處自知得聖人確然恁地

請修學校尊師

儒取士疏曰臣伏謂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為本宋興
 百餘年而教化未大醇人情未盡美士人微謙退之節鄉
 閭無廉恥之行刑雖繁而奸不止官雖冗而材不足者此
 蓋學校之不修師儒之不尊無以風勸養勵之使然耳竊
 以去聖久遠師道不立儒者之學幾於廢熄惟朝廷崇尙
 教育之道則不日而復古者一道德以同俗苟師學不正
 則道德何從而一方今人執私見家為異說支離經訓無
 復統一道之不明不行乃在於此臣謂宜先禮命近侍賢
 儒各以類舉及百執事方岳州縣之吏悉心推訪凡有明

先王之道德業充備足爲師表者其次有篤志好學材良
行修者皆以名聞其高蹈之士朝廷當厚禮延聘其餘命
州縣敦遣萃於京師館之寬閒之宇豐其廩餼卹其家之
有無以大臣之賢典領其事俾羣儒朝夕相與講明正學
其道必本於人倫明乎物理其教自小學灑掃應對以往
修其孝悌忠信周旋禮樂其所以誘掖激勵漸摩成就之
道皆有節序其要在於擇善修身至於化成天下自鄉人
而可至於聖人之道其學行皆中於是者爲成德又其次
取材識明達可進於善者使日受其業稍久則舉其賢傑
以備高任擇其學業大明德義可尊者爲太學之師次以
分教天下之學始自藩府至於列郡擇士之願學民之後
秀者入學皆優其廩給而蠲其身役凡其有父母骨肉之
養者亦通其優游往來以察其行其大不率教者斥之從
役漸自太學及州郡郡之學擇其道業之成可爲人師者
使教於學縣之學如州郡之制異日則十室之鄉達於黨
遂皆當修其庠序之制爲之立師學者以次而察焉縣令
每歲與學之師以鄉飲酒之禮會其鄉老學者衆推經明
行修材能可任之士升於州之學以觀其實學荒行虧者
罷歸而罪其吏於師其升於州而當者復其家之役郡守
又歲與學之師行鄉飲酒之禮大會郡士以經義性行材

能三物賓與其士於太學太學又聚而教之其學不明行不修與材之下者罷歸以爲郡守學師之罪升於太學者亦聽其以時還鄉里復來於學太學歲論其賢者能者於朝謂之選士朝廷問之經以考其言試之職以觀其材然後辨論其等差而命之秩凡處郡縣之學與太學者皆滿三歲然後得充薦其自州郡升於太學者一歲而後薦其有學行超卓衆所信服者雖不處於學或處學而未久亦得備數論薦凡選士之法皆以性行端潔居家孝悌有廉恥禮遜通明學業曉達治道者在州縣之學則先使其鄉里長老次及學衆推之在太學者先使其同黨次及博士推之其學之師與州縣之長無或專其私苟不以實其懷奸罔上者師長皆除其仕籍終身不齒失者亦奪官二等勿以赦及去職論州縣之長莅事未滿半歲者皆不薦士師皆取學者成否之分數爲之賞罰凡公卿大夫之子弟皆入學在京師者入太學在外者各入其所在州之學謂之國子其有當補蔭者並如舊制惟不選於學者不授以職每歲諸路別言一路國子之秀者升於太學其升而不當者罪其監司與州郡之師太學歲論國子之有學行材能者於朝其在學賓興考試之法皆如選士國子自入學中外通及七年或太學五年年及三十以上所學不成者

辨而爲二等上者聽授以筦庫之任自非其後學業修進
 中於論選則不復使親民政其下者罷歸之雖歲滿願留
 學者亦聽其在外學七歲而不中升選者皆論致太學而
 考察之爲二等之法國子之大不率教者亦斥罷之凡有
 職任之人其學業材行應薦者諸路及近侍以聞處之太
 學其論試亦如選士之法取其賢能而進用之凡國子之
 有官者中選則增其秩臣謂旣一以道德仁義教養之又
 專以行實材學升進之去其聲律小碎糊名謄錄一切無
 義理之弊不數年間學者靡然丕變矣豈惟得士浸廣天
 下風俗將日入醇正王化之本也臣謂帝王之道莫尙於

此願陛下特留宸意爲萬世行之

朱子云先生所論學制最爲有本每讀其書觀

其論講學處未嘗不慨然發歎憾不生於彼時也先生所言始終本末次序甚明

論十事疏一

曰師傅二曰六官三曰經界四曰鄉黨五曰貢士六曰兵
 役七曰民食八曰四民九曰山澤十曰分數其言曰聖人
 創法皆本諸人情極乎物理雖二帝三王不無隨時因革
 踵事增損之制然至乎爲治之大原牧民之要道則前聖
 後聖豈不同條而其貫哉蓋無古今無治亂如生民之理
 有窮則聖王之法可改後世能盡其道則大治或用其偏
 則小康此歷代彰灼著明之效也苟或徒知泥古而不能
 施之於今姑欲循名而遂廢其實此則陋儒之見何足以

論治道哉然儻謂今人之情皆已異於古先王之迹不可復於今趣便目前不務高遠則亦恐非大有爲之論而未足以濟當今之極弊也謂如衣服飲食宮室器用之類苟便於今而有法度者豈亦遽當改革哉惟其天理之不可易人所賴以生非有古今之異聖人之所必爲者固可概舉然行之有先後用之有緩速若夫裁成運動周旋曲當則在朝廷講求設施如何耳古者自天子達於庶人必須師友以成就其德業故舜禹文武之聖亦皆有所從學今師傅之職不修友臣之義未著所以尊德樂善之風未成於天下此非有古今之異者也王者必奉天建官故天地

四時之職歷二帝三王未之或改所以百度修而萬化理也至唐猶僅存其畧當其治時尙得綱紀小正今官秩淆亂職業廢弛太平之治所以未至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天生烝民立之君使司牧之必制其恒產使之厚生則經界不可不正井地不可不均此爲治之大本也唐尙能有口分授田之制今則蕩然無法富者跨州縣而莫之止貧者流離餓殍而莫之恤幸民雖多而衣食不足者蓋無紀極生齒日益繁而不爲之制則衣食日蹙轉死日多此乃治亂之機也豈可不漸圖其制之之道哉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政教始乎鄉里其法起於比閭族黨州

鄉鄰遂以相聯屬統治故民相安而親睦刑法鮮犯廉恥
易格此亦人情之所自然行之則效亦非有古今之異者
也庠序之教先王所以明人倫化成天下今師學廢而道
德不一鄉射亡而禮義不興貢士不本於鄉里而行實不
修秀民不養於學校而人材多廢此較然之事亦非有古
今之異者也古者府史胥徒受祿公上而兵農未始判也
今驕兵耗匱國力亦已極矣臣謂禁衛之外不漸歸之於
農則將貽深慮府史胥徒之役毒遍天下不更其制則未
免大患此亦至明之理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民必有
九年之食無三年之食者以爲國非其國臣觀天下耕之
者少食之者衆地力不盡人功不勤雖富室強宗鮮有餘
積況其貧弱者乎或一州一縣有年歲之凶卽盜賊縱橫
饑羸滿路如不幸有方三二千里之災或連年之歉則未
知朝廷以何道處之則其患不可勝言矣豈可曰昔何久
不至是因以幸爲可恃也哉固宜漸從古制均田務農公
私交爲儲粟之法以爲之備此亦無古今之異者也古者
四民各有常職而農者十居八九故衣食易給而民無所
困苦今京師浮民數逾百萬游手不可貲度觀其窮蹙辛
苦孤貧疾病變詐巧僞以自求生而常不足以生日益歲
滋久將若何事已窮極非聖人能變而通之則無以免患

豈可謂無可奈何而已哉此在酌古變今均多恤寡漸爲之業以救之耳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聖人奉天理物之道在乎六府六府之任治於五官山虞澤衡各有常禁故萬物阜豐而財用不乏今五官不修六府不治用之無節取之不時豈惟物失其性林木所資天下皆已童赭斧斤焚蕩尙且侵尋不禁而川澤漁獵之繁暴殄天物亦已耗竭則將若之何此乃窮弊之極矣惟修虞衡之職使將養之則有變通長久之勢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冠婚喪祭車服器用等差分別莫敢踰僭故財用易給而民有恒心今禮制未修奢靡相尙卿大夫之家莫能中禮

而商販之類或踰王公禮制不足以檢飭人情名數不足以旌別貴賤旣無定分則奸詐攘奪人人求厭其欲而後已豈有止息者哉此爭亂之道也則先王之法豈得不講求而損益哉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此十者特其端緒耳臣特論其大端以爲三代之法有必可施行之驗如其綱條度數施爲注措之道則審行之必也稽之經訓而合施之人情而宜此曉然之定理豈徒若迂疎無用之說哉惟聖明裁擇黃百家云先生所陳治法十事按其時勢悉中肯綮無一語非本此中之至誠流露也此眞明體達用之言胡敬齋云若依他做三代之治可運之掌惜乎神宗惑於王安石而不能也論養賢疏曰臣竊以議當代者皆知得賢則天下治而未知所

以致賢之道也是雖衆論紛然未極其要朝廷亦以行之爲艱而不爲也三代養賢必本於學而德化行焉治道出焉本朝踵循唐舊而館閣清選止爲文字之職名實未正欲招賢養材以輔時贊化將何從而致之也臣歷觀古先哲王所以虛己求治何嘗不盡天下之才以成己之德也故曰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樂取於人以爲善今天下之大豈爲乏賢而朝廷無養賢之地以容之徐察其器識高下而進退之也臣今欲乞朝廷設延英院以待四方之賢凡公論推薦及巖穴之賢必招致優禮視品給俸而不可遽進以官止以應詔命名凡有政治則委之詳定凡有典禮則委之討論經畫得以奉陳而治亂得以講究也俾羣居切磨日盡其材行其志使政府及近侍之臣互與相接陛下時賜召對詢以治道可觀其材識器能也察以累歲人品益分然後使賢者就位能者任職或委付郡縣或師表士儒其德業尤異漸進以帥臣職司之任爲輔弼爲公卿無施之不稱也若是則引彙並進野無遺賢陛下尊賢待士之心可謂無負於天下矣取進止 十一月置諸路提舉官王廣淵在京東一等戶給十五千等而下之至五等猶給一千民間喧然廣淵入奏謂民皆歡呼感德先生論廣淵抑配措克迎朝廷旨意以困百姓會河北轉運使

程子年譜

劉庠不散青苗錢奏適至王安石曰廣淵力主新法而遭

劾劉庠故壞新法而不問舉事如此安得人無向背故先

生言不行見宋史 宋史劉庠字希道彭城人乞罷新法王廣淵字叔本魏郡人温公論其奸邪

閏十一月張子被召入對除崇文院校書會令往勘苗振

獄先生上疏言張載經術德義久為士人師法近侍之臣

以其學行論薦蒙陛下親加延問屢形天獎中外翕然知

陛下崇尚儒學優禮賢俊為善之人孰不知勸今朝廷必

欲究觀其學業詳試其器能則事固有繫教化之本源干

政治之大體者倘使之講求議論則足以盡其所至夫推

按詔一作訟獄非謂儒者之不當為臣今所論者朝廷待士

之道爾蓋治獄正可試諸能吏非所以盡儒者之事業徒

使四方之人謂朝廷以儒術賢業進人而以獄吏之事試

之則抱道修潔之士益難自進矣執政曰淑問如臯陶猶

獻囚此何傷竟命之往明道文集 邵氏聞見錄知明州苗振監司因覲望發其贓罪朝廷

遣崇文院校書張載往勘悉平反之罪止罰金先生見上稱介甫之學對曰王

安石之學不是上愕然問曰何故對曰臣不敢遠引止以

近事明之臣嘗讀詩言周公之德云公孫碩膚赤舄几几

周公盛德形容如是之盛如王安石其身猶不能自治何

足以及此又曰安石博學多聞則有之守約則未也遺書 占與

叔東見 錄下同先生嘗曰使人謂之啞御史猶可且只是格君

心 荆公嘗與先生論事不合因謂先生曰公之學如上

壁言難行也先生曰參政之學如捉風後來逐不附己者

而獨不怨先生且曰此人雖未知道亦忠信人也遺書楊

荆公置條例司用先生為屬一日盛暑荆公與先生對

語公子雋囚首跣足攜婦人冠以出問荆公曰所言何事

荆公曰新法數為人沮與程君議雋箕踞以坐大言曰梟

韓琦富弼之首於市則新法行矣荆公遽曰兒誤矣先生

正色曰方與參政論國事子弟不可預姑退雋不樂去先

生自此與荆公不合邵氏聞御史俸薄故臺中有聚廳

向火分廳吃飯之語熙甯初先生入臺為裏行則反之遂

聚廳吃食分廳向火先生為子言外書王

三年庚戌三十九歲罷授京西提點刑獄辭改簽書鎮甯軍節

度判官事

三月四日先生與孫覺呂公著張戢李常極論新法不聽

見宋史宋史孫覺字莘老高郵人仕至御史中丞龍圖

閣學士兼侍講李常字公擇建昌人仕至御史中丞兵部

尚書張戢字天祺諫新法疏曰臣近累上言乞罷預俵

橫渠弟為御史

青苗錢利息及汰去提舉官事朝夕以覲未蒙施行臣竊

謂明者見於未形智者防於未亂况今日事理顯白易知

若不因機亟決持之愈堅必貽後悔悔而後改則為害已

多蓋安危之本在乎人情治亂之機繫乎事始眾心睽乖

則有言不信萬邦協和則所爲必成固不可以威力取強
言語必勝而近日所聞尤爲未便伏見制置條例司疏駁
大臣之奏舉劾不奉行之官徒使中外物情愈致驚駭是
乃舉一偏而盡沮公議因小事而先失一作動衆心權其輕
重未見其可臣竊謂陛下固已燭見事體究知是非在聖
心非吝改張由柄臣尙持固必是致輿情大鬱衆論益謹
若欲遂行必難終濟伏望陛下奮神明之威斷審成敗之
先機與其遂一失而廢百爲孰若沛大恩而新衆志外汰
使人之擾亟推去息之仁况糴糴之法兼行則儲蓄之資
自廣在朝廷未失於舉措使議論何名而沸騰伏乞檢會

臣所上言早賜施行則天下幸甚

時爲監察御史裏行上語及程顥疏安石曰顥

至中書臣畧論以方鎮沮毀朝廷法令朝廷申明使知法
意不得謂之疏駁大臣章奏顥乃言大臣論列事當包含
此言尤爲害理若不申明法意使中外具知則是縱使邪
說誣民而令詔令本意更不明於天下如此則異議何由
帖息明道四月十七日再上疏曰臣聞天下之理本諸
文集下同

簡易而行之以順道則事無不成故曰智者若禹之行水
行其所無事也捨而之於險阻則不足以言智矣蓋自古
興治雖有專任獨決能就事功者未聞輔弼大臣人各有
心睽戾不一致國政異出名分不正中外人情交謂不可
而能有爲者也况於措置失宜沮廢公議一二小臣實與
大計用賤陵貴以邪妨正者乎凡此皆天下之理不宜有

成而智者之所不行也設令由此僥倖事小有成而興利
之臣日進尙德之風浸衰尤非朝廷之福矧復天時未順
地震連年四方人心日益搖動此皆陛下所當仰測天意
俯察人事者也臣奉職不肖議論無補望允前奏早賜降
責時權監察御史裏行由是罷爲權發遣京西路同提點
刑獄黃東發云神宗初明道疏乞定君志用正人次
乞修學校尊師儒次論王霸皆根本之論其要尤纖悉於
養士養賢之節目意者亦念人情之不及伊欲變化士習
非徒法之能行故先以君志而後及之歟有曰禁衛之外
不漸歸之農則將貽深慮竊謂譬之於疾此尤劇證人主
所宜力救者也其乞留張載免按獄事云朝廷以儒術進
人而以獄吏之事試之則抱道修潔之士益難自進矣其
諫新法三疏云與其遂一失而廢百爲孰若沛大恩而新
衆志又云設令僥倖小成而興利之臣日進尤非朝廷之
福其議論得大體如此嘗被旨赴中堂議事荆公方怒言者厲色

待之先生徐曰天下之事非一家私議願公平氣以聽荆

公爲之愧屈

劉立之敘述

會同天節

四月神宗生辰

宮嬪專獻奇巧

爲天子壽先生旣言於朝又顧謂執政戒之執政曰宮嬪
實爲非上意也庸何傷先生曰作淫巧以蕩上心所傷多

矣公之言非是執政辭遂屈是時有同在臺列者志未必

同然心慕其爲人嘗語人曰他人之賢者猶可得而議也

乃若伯淳則如美玉然反復視之表裏洞徹莫見疵瑕

游酢

書行狀後

時荆公浸行其說先生意多不合事出必論列數

月之間章數十上尤極論者輔臣不同心小臣與大計公
論不行青苗取息賣祠部牒差提舉官多非其人及不經

封駁京東轉運使剝民希寵不加黜責興利之臣日進尙德之風浸衰等十餘事荆公與先生雖道不同而嘗謂先生忠信先生每與論事心平氣和荆公多爲之動而言路好直者必欲力攻取勝由是與言者爲敵矣先生言旣不行懇求外補神宗猶重其去上章及面請至十數不許遂闔門待罪神宗將黜諸言者命執政除先生監司差權發遣京西路提點刑獄復上章曰臣言是願行之如其妄言當賜顯責請罪而獲遷刑賞混矣累請得罷旣而神宗手批暴白同列之罪獨於先生無責改差簽書鎮甯軍節度

判官事

明道行狀

辭京西提刑奏狀曰臣伏蒙聖恩差權發

遣京西路提點刑獄已瀝懇誠不敢祇受願從竄謫日冀允俞不避煩瀆輒再陳請臣出自冗散過蒙陛下拔擢寘在言責伏自供職已來每有論列惟知以憂國愛君爲心不敢以揚己矜衆爲事陛下亮其愚直每加優容故常指陳安危辨析邪正知人主不當自聖則未嘗爲諂諛之言知人臣意無私交則不忍爲阿黨之計明則陛下幽則鬼神臣之微誠實仰臨照然臣學術寡陋智識濶疎徒有捧土之心曾微回天之力近以力陳時政之失併論大臣之非不能裨補聖明是臣隳廢職業旣已抗章自劾屏居俟命豈意刑書未正而恩典過頒使臣粗知廉隅必不敢蒙

恥願就如其見利忘義視面受之陛下有臣如此亦將安用况臺諫之任朝廷綱紀所憑使不以言之是非皆得進

職而去臣恐綱紀自此弛廢臣雖無狀敢以死請伏望陛下開白日之照厲嚴霜之刑投諸荒陬實所甘分臣無任

漑血祈天之至熙甯三年四月上上謂王安石曰人情如此紛紛奈何安石曰陳襄程顥專黨呂公

著都無助陛下為治之實今當邪說紛紛之時乃用襄知制誥顥提點刑獄人稱其平正此輩小人若附公著得行

其志則天下之利皆歸之既不得志又不失陛下獎用何為肯退聽而不為善乃以為簽書鎮甯軍節度判官事明道文集

下同謝澶州簽判表曰論議無補職業不修國有典

刑罪在誅戮曲蒙宏貸仰荷鴻私期於糜捐莫可報謝中

謝臣性質樸魯學術空虛志意粗修智識無取陛下講圖

大政博謀羣材過聽侍臣之言猥加風憲之任臣既遭遇

明聖亦思誓竭疲篤惟知直道以事君豈忍曲學而阿世

屢進濶疎之論愧非擊搏之才徒嘗剝瀝肺肝曾無裨補

毫髮既不能繩愆糾繆固不願沾直買名豈敢冒寵以居

惟是奉身而退自劾之章繼上闔門之請架壑天意未回

憲章尙屈更奉發中之詔俾分提憲之權不惟沮諍論之

風亦懼廢賞刑之實力形奏述恭俟誅夷此蓋伏遇皇帝

陛下極天清明普日臨照洞正邪之心迹辨真偽於幽微

察臣忠誠恕臣狂直不忍實諸重辟投之遠荒解其察視

之官處以便安之地生成之賜義固等於乾坤涵容之恩

重益逾於山嶽臣敢不日新素學力蹈所知秉心不回信
道愈篤願狗小夫之志不為儒者之羞或能自進於尋常

庶可仰酬於萬一按先生以二年八月辛酉為御史三年四月己卯罷授提刑癸未改鎮甯軍簽

判立朝九月閱二百六十三日章數十上惜傳世者止十篇十一月二十六日彭侍

郎卒於金陵先生祭文曰悠悠彼蒼顧佑有常如何不淑

殲時之良胡不憖遺以慰士大夫之望嗚呼哀哉昔我穉

齒為公所器教之誨之實妻以子二姓之歡疇可倫擬逾

二十年顧愛終始我謫河北公薨建康義不得往神魂飛

翔望南浦之蕭條想丹旆之悠揚淚如流水不到公之堂

號聲動天不徹公之喪惟公德尊本朝行高當世為四國

之矜式被三朝之注倚風誼傳於後人事業存乎國史磊

落明白掀揭天地縱綿百世之長公為不亡雖竭無能之

鄙辭何足以增盛德之輝光惟寓愚之誠兮因遠致乎肴

觴公其來饗兮慰余之悲傷長言恩禮之厚兮知何時之

可忘嗚呼哀哉伏惟尚饗 上欲用溫公召為樞密謂先

生曰朕召司馬光卿度光來否先生對曰陛下能用其言

光必來不能用其言光必不來帝曰未論用其言如光者

常在左右人主自可無過公果辭召命邵氏聞見錄續

通鑑長編四年二

月光乞判西京留司御史臺不報又上章曰臣之不才最

出羣臣之下先見不如呂誨公直不如范純仁程顥乞致

仕詔光移知許州令過闕上殿上謂御史程顥云云此據

蓋韓琦言光可代已為樞密神宗與絳語而伯温誤屬之先生也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蓋韓琦言光可代已為樞密神宗']

程子年譜卷三

楚雄池生春籥庭

輯

會稽諸星杓恕齋

明道先生

四年辛亥四十歲簽判鎮甯軍

先生至鎮甯軍為守者嚴刻多忌通判而下莫敢與辨事始意先生嘗任臺憲必不盡力職事而又慮其慢已既而先生事之甚恭雖筦庫細務無不盡心事小未安必與之辨遂無不從者相與甚歡屢平反重獄得不死者前後蓋十數河清卒於法不他役時中人程昉為外都水丞怙勢

滅視州郡欲盡取諸埽兵治二股河先生以法拒之昉請
於朝命以八百人與之天方大寒昉肆其虐衆逃而歸州
官晨集城門吏報河清兵潰歸將入城衆官相視畏昉欲
弗納先生曰此逃死自歸弗納必爲亂昉有言某自當之
卽親往開門撫諭約歸休三日復役衆歡呼而入具以事
上聞得不復遣後昉奏事過州見先生言甘而氣懾旣而
揚言於衆曰澶卒之潰乃程中允誘之吾必訴於上同列
以告先生笑曰彼方憚我何能爾也果不敢言會曹村埽
決時先生方救護小吳相去百里州帥劉公渙以事急告
先生一夜馳至帥俟於河橋先生謂帥曰曹村決京城可

虞臣子之分身可塞亦爲之請盡以廂兵見付事或不集
公當親率禁兵以繼之帥義烈士遂以本鎮印授先生曰
君自用之先生得印不暇入城省親徑走決隄諭士卒曰
朝廷養爾輩正爲緩急爾爾知曹村決則注京城乎吾與
爾曹以身捍之衆皆感激自効論者皆以爲勢不可塞徒
勞人爾先生命善泅者運細繩以渡決口水方奔注達者
百一卒能引大索以濟衆兩岸並進晝夜不息數日而合
其將合也有大木自中流而下先生顧謂衆曰得彼巨木
橫流入口則吾事濟矣語纔已木遂橫衆以爲至誠所致
其後曹村之下復決遂久不塞數路困擾大爲朝廷憂人

以為使先生在職安有是也

明道行狀 元豐九域志澶州澶淵軍鎮甯軍節度屬河

北路宋史熙甯四年二月詔增漳河等役從程昉議八月河溢澶州十二月朝廷令河北轉運使開修二股河上流并修塞第五埽決口鎮甯續通鑑長編四年五月御史劉摯言內臣程昉於河北開修漳河功力浩大所用九萬夫所至凌侮官吏監司畏昉之勢不敢言其非昉前後奏事欺妄要君乞加貶竄安石為昉力辨後覺其誕疎之九年昉以憂死劉渙字仲章四年五月知澶州十一月以工部尚書致仕其後熙甯十年七月河大決於澶淵曹村下埽按先生治河不暇入城省親當是太中以四年乞祠歸就養矣 先生平生與人交無

隱情雖僮僕必託以忠信故人亦不忍欺之嘗自澶淵遣

奴持金詣京師買用物計金之數可當二百千奴無父母

妻子同列聞之莫不駭且謂既而奴持物如期而歸眾始

歎服先生少長親闔視之如傷又氣象清越灑然如在塵

外宜不能勞苦及遇事則每與賤者同起居飲食人不堪

其難而先生處之裕如也嘗董役雖祁寒烈日不擁裘不

御蓋時所巡行眾莫測其至故人自致力常先期畢事異

時夫伍中夜多譁一夫或怖萬夫競起姦人乘虛為盜者

不可勝數先生以師律處之遂訖去無譁者及役罷夫散

部伍猶整肅如常 游酢書 先生為澶州幕官歲餘罷歸

怨後過澶州問村民莫不稱先生咨嗟歎息蓋先生之從

政其視民如子憂公如家其誠心感人雖為郡僚佐又止

歲餘而去至使田夫野人皆知其姓名又稱歎其賢使先

生為一郡又如何哉使先生行乎天下又如何哉 邢恕敘述

先生在澶州日修橋少一長梁曾博求之民間後因出入

見林木之佳者必起計度之心因語以戒學者心不可有

一事遺書謝顯道記澶娘生見明道文集下同作侍郎彭公行狀彭公

名思永字季長廬陵人先生外舅也生咸平三年庚子終

熙甯三年庚戌年七十一天聖五年進士歷官南康軍判

官廣州南海洪州分甯縣通判睦州湖州常州為御史出

守宣州除北路轉運使進工部郎中升刑部出為益州路

轉運使權領成都府遷兵部郎中戶部副使充陝西都轉

運使鎮高陽治平中升給事中知江甯府權御史中丞神

宗朝以蔣之奇言大臣陰事扳公降給事中知黃州徙太

平州郊祀恩復工部侍郎知亳州移揚州遷戶部侍郎致

仕徙居歷陽疾卒金陵娶元憲之姪侍郎容之子二男

衛衍五女長適胡從次適李伯英次即先生室次適田祐

次適齊域公終之明年

葬先生作行狀詳文集

五年壬子四十一歲求監局養親罷歸始僦居洛

十二月郊祀霈恩先生曰吾罪滌矣可以去矣遂求監局

以便養親得罷歸明道行狀太中公得請領崇福先生求折

資監當以便養歸洛從容親庭日以讀書勸學為事先生

經術通明義理精微樂告不倦士大夫從之講學者日夕

盈門虛往實歸人得所欲劉立之敘述按先生講學友

夫司馬君實也於李仲通則稱其德性之粹於孔周翰則

示以聖賢之學於呂晦叔則勸以好賢之勿替歸上之勿

疑於韓持國則語以性道之無二克復之為一與張天祺

言心不可制縛與吳師禮言理須要明辨他如談王介甫

之學錯處言謝師直之易非是雖異已猶服其忠信富鄭

公謂天下無福文路公稱之曰明道雖先達尤折節敬禮

其見於唱和者有若王安之張子直王求甫陸子履陳公

虞其見於遊從者有若范堯夫范彝叟范淳夫謝師宰王

彥霖王參輔韓宗道杜孝

錫皆相與質疑問道者也先生以親老求為閒官居洛

陽殆十餘年與弟伊川先生講學於家化行鄉黨家貧疏食或不繼而事親務養其志調贍族人必盡其力士之從學者不絕於館有不遠千里而至者范祖禹敘述按先生門人劉立之呂希哲在嘉祐初為最早劉絢與立之同時李顥稍後於絢蘇昞熙甯十年橫渠卒後從學呂大臨與兄大忠大鈞皆從橫渠元豐二年入洛見二先生卒業謝良佐游酢在元豐元年先生知扶溝時從學楊時以師禮見先生於穎昌在元豐四年朱光庭見先生於汝在元豐六年侯仲良華陰先生之孫年輩後於諸公他如田述古周純明邵伯溫皆在洛得聞緒論不出熙甯間而邢恕始見先生於磁州在治平初則又先於呂謝游楊此先生門人之可攷者也又居洛講學自熙甯五年壬子至十年丁巳元豐三年庚申至七年甲子前後十餘年

六年癸丑四十二歲居洛

時醜正者競揚避新法之說明道行狀先生居家不補久之程朱

闕里志 六月七日周子卒濂溪年表生於天禧元年丁巳終於熙甯六年癸丑年五十七

濂溪先生歿洛陽二程先生倡學於時辨異端闢邪說自孟子而下鮮所許可獨以先生為知道云自聞道於先生而其學益明明道嘗自言吾再見周茂叔吟風弄月而歸得吾與點也之意伊川先生狀明道之行曰幼聞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求諸六經而後得之其推尊如此於是世方以道學歸之通書即其所著也始出於程門侯師聖傳之荆門高元舉朱子發寬初得於高後得於朱又後得和靖尹先生所藏亦云得之程氏今之傳者是也逮卜居九江得舊本於其家比前所見無太極圖或云圖乃

手授二程故程本附之卷末也此書字不滿三千道德性

命禮樂刑政悉舉其要而又名之以通其示人至矣學者

宜盡心焉

祁寬通書後跋 寬字居之和靖門人是 跋題於紹興甲子蓋和靖沒後二年也

子自少即以學行有聞於世而莫或知其師傳之所自獨

以河南兩程夫子嘗受學焉而得孔孟不傳之正統則其

淵源因可概見然所以指夫仲尼顏子之樂而發其吟風

弄月之趣者亦不可得而悉聞矣所著易通與太極圖說

並出程氏以傳於世程先生兄弟語及性命之際亦未嘗

不因其說觀通書之誠動靜理性命等篇及程氏書李仲

通銘程邵公誌顏子好學等篇則可見矣

朱子文集 黃百家按朱子云

元公不由師傳默契道體建圖屬書根極領要當時見而

知之者有程氏遂廣大而推明之而周孔孟氏之傳渙然

復明此定論也顧二程氏雖受學濂溪而大程德性寬洪

規模濶廣以光風霽月為懷二程氣質剛方文理密察以

峭壁孤峯為體其道雖同而造德自各有殊也全謝山周

程學統論明道先生傳在哲宗實錄中乃范學士冲作伊

川先生傳在徽宗實錄中乃洪學士邁作並云從學周子

兩朝史局所據恐亦不祇呂芸閣東見錄一書觀明道之

自言曰自再見茂叔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則

非於周子竟無所得者明道行狀雖謂其泛濫於諸家出

入於佛老者幾十年反求諸六經而後得之而要其慨然

求道之志得於茂叔之所聞者亦不能沒其自也若遺書

中直稱周子之字則吾疑以為門人之詞蓋因其師平日

有獨得遺經之言故遂欲畧周子而過之也周子所得其

在聖門幾幾顏子之風二程之所以未盡其蘊者蓋其問

學在慶歷六年周子即以是歲遷秩而去追隨不甚久也

潘興嗣志墓其不及二程子之從遊者亦以此陸世儀云

二程之學本於周子或謂伊川作明道行狀言明道得不

傳之學於遺經不言周子此不善讀書者也明道自言見

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定性書即周子定之以仁義中

正而主靜之旨至伊川顏子所好何學論惟人得其秀而最靈皆周子太極圖之言也豈得云不本於周子所謂得不傳之學於遺經者大抵聖賢之人一經指點他自會去尋頭路讀書終不然只守定這幾句師說亦不善學者矣

七年甲寅四十三歲監洛河竹木務陳襄薦明道性行端醇明於義理可備風憲不果用

先生家居歲餘得監西京洛河竹木務

明道行狀

先生既不

用於朝廷而以奉親之故祿仕於筦庫以為養居洛幾十年玩心於道德性命之際有以自養其渾浩冲融而必合乎規矩準繩蓋真顏氏之流黃憲劉迅之徒不足道也洛實別都乃士人之區藪在仕者皆慕化之從之質疑解惑閭里士大夫皆高仰之樂從之遊學士皆宗師之講道勸

義行李之往來過洛者苟知名有識必造其門虛而往實而歸莫不心醉斂衽而誠服於是先生身益退位益卑而名益高於天下

邢恕敘述

作李寺丞墓誌銘曰予友李君仲

通諱敏之世居北燕高祖避亂南徙今為濮人丞相文定公迪乃其世父也曾祖令珣祖護皆以丞相故贈太師尚書令考遜用子貴贈吏部尚書仲通生而有賢資端厚仁恕見於孩提之時舉動齊整不妄言笑燕居終日泊然而無憍容望之者皆知其君子人矣與人言無隱情惟聞人之過則未嘗復出於口安靖寡欲居貧守約裕如也好古力學博觀羣書尤精於春秋詩易其後所得殊為高深方

勇勵自進不幸短命惜夫未見其止也死之年纔三十矣仲通之德蓋完於天成孝友之性尤爲絕異侍太夫人疾衣不解帶者累月及居喪哀毀過甚中外數百口上愛下信人無間言羣從聚居臧獲使令者衆雖馭之過嚴不能使之無犯惟偶爲仲通所責則其人必慚恨累日痛自飭勵及仲通之亡濮之人無賢不肖皆失聲痛惜或爲隕涕非至誠及物其能有是乎仲通外甚和易遇物如恐傷之雖家人未始見其喜怒及其出辭氣當事爲則莊厲果斷不可以非義回屈始用蔭補郊社齋郎調虔州瑞金縣主簿會劇賊戴小八攻害數邑朝廷患之命御史督視仲通

時承尉乏與其令謀曰劉右鵠石門羅姓者皆健賊詔捕之累年矣小八不能連二盜以自張吾知其無能爲也當說使自効則賊爲不足破矣乃遣人諭二盜皆曰我服李君仁信久矣願爲之死然召我亦有以爲信乎仲通卽以其符誥與之且約曰某日當以甲二百來見我於邑中衆皆恐懼仲通曰彼欲爲惡雖不召將至且吾信於邑人彼亦吾人也何憚乎乃將二盜與之周旋卒得其死力遂斬小八盡平其黨朝廷嘉之遷衛尉寺丞仍升一任御史用間者言將誅劉羅二黨仲通以爲失信不義抗論甚力久始見從仲通又自言於朝請因其立功糜以冗職可絕後

患書奏不報其羅姓者果復為害仲通宰江甯之上元有古循吏之風邑之舊田稅不均貧弱受其弊仲通為法以平之豪猾惡其害已共為謗語借勢於上官以搖其事入皆為仲通危仲通堅處不變未滿歲而所均者萬七一作二千室事業雖百未一施概是二節則高明之見剛勇之氣發於事者亦可知已嗚呼人非有古今之殊特患夫忽近而慕遠耳如吾仲通之材之美古獨可以多乎哉向若天假之年成就其所學自當無媿於古人况使得與古之人並而親炙於聖人之時乎則吾知其果不後曾閔之列矣仲通以治平三年五月終於家熙甯七年二月庚寅葬於

濮州鄆城縣遺直鄉之先塋夫人王氏祔焉夫人太子中舍杲之女賢慧靖淑雅有法度及寡居益自晦重素衣一食以終身焉蓋後仲通六年而亡仲通嘗生二女皆夭卒無子以兄之子孝和為嗣仲通平生相知之深者莫如予故將葬其家以誌文來屬其可辭乎銘曰二氣交運兮五行順施剛柔雜糅兮美惡不齊稟生之類兮偏駁其宜有種粹美一作純粹兮會元之期聖雖可學一作作兮所貴者資便儼皎厲兮去道遠而展矣仲通兮賦材特奇進復甚勇兮其造可知德何完兮命何虧秀而不實聖所悲孰能使我無愧辭欲後有考觀銘詩

明道文集 朱子云元氣會生聖賢如歷家推朔旦冬至夜半

甲子所謂元氣會亦似此
般模樣自是難得遇也

荆公之退也熙甯七年安石免出知江甯府

陳襄在講筵薦司馬溫公以下三十三人其薦明道云太

子中允監西京洛河竹木務程某性行端醇明於義理可

備風憲神宗善之而不能用陳古靈集 宋史陳襄字述古侯官人有志傳道學者稱

古靈先生 先生作洛河竹木務時過一寺門牆上有人

題要不悶守本分時田明之隨行先生每過必曰好語一

日明之問之先生曰只被人不守本分也外書尹和靖語 宋儒學案田

明之名述古安邨人胡安定高弟隱居講 學溫公康節二程先生居洛皆從之游 日二程先生

侍太中公訪康節於天津之廬康節攜酒飲月陂上歡甚

語其平生學術出處之大致明日先生悵然謂門生周純

明日昨從堯夫先生遊聽其論議振古之豪傑也惜其無

所用於世純明日所言何如先生曰內聖外王之道也是

日康節有詩先生和之邵氏聞見錄 宋儒學案周純明字全伯澶淵人父長孺師事康節

早卒康節撫純明如子因求昏於伊 川娶殿丞女卒業伊川登進士第 遊月陂月陂隄上

四徘徊北有中天百尺臺萬物已隨秋氣改一罇聊為晚

涼開水心雲影閑相照林下泉聲靜自來世事無端何足

計但逢佳日約重陪明道文集下同 和邵堯夫打乖吟二首打

乖非是要安身道大方能混世塵陋巷一生顏氏樂清風

千古伯夷貧客求墨妙多攜卷天為詩豪剩借春儘把笑

談親俗子德容猶足慰鄉人聖賢事業本經綸肯為巢由

繼後塵三幣未回伊尹志萬鍾難換子輿貧且因經世藏
千古已占西軒度十春時止時行皆有命先生不是打乖
人 和堯夫首尾吟先生非是愛吟詩爲要形容至樂時
醉裏乾坤都寓物閑來風月更輸誰死生有命人何與消
長隨時我不悲直到希夷無事處先生非是愛吟詩 和
堯夫西街之什二首先生相與賞西街小子親攜几杖來
行次每容參劇論坐隅還許侍餘盃檻前流水心同樂林
外青山眼重開時泰身閑難兩得直須乘興數追陪先生
高蹈隱西街風月猶牽賦詠才暫到隣家賞池館便將佳
句寫瓊瑰壯圖已讓心先快劇韻仍降字占按只有一條

誇大甚水邊曾未兩三盃 秋日偶成二首寥寥天氣已

高秋更倚凌虛百尺樓世上利名羣蟻蠓古來興廢幾浮

漚退居陋巷顏回樂不見長安李白愁兩事到頭須有得

我心處處自優游閑來無事不從容睡覺東窗日已紅萬
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

風雲變態中富貴不滌負賤樂男兒到此是豪雄

上蔡云
明道攞

脫得開爲他所過者化朱子云看他胸中直是好與會點
底事一般黃東發云明道詩皆造化生意之妙 按擊壤
集有熙甯七年春日謝伯淳察院用先生不是打乖人
又中秋後同程郎中父子月陂上閑步吟今並附此

先生曰某接人多矣不雜者三人張子厚邵堯夫司馬君

遺書呂與叔
東見錄下同 又曰堯夫豪傑之士根本不帖帖地先

生嘗戲以亂世之姦雄中道學之有所得者堯夫之學先
從理上推意言象數言天下之理須出於四者推到理處
曰我得此大者則萬事由我無有不定然未必有術要之
亦難以治天下國家其爲人則直是無禮不恭惟是侮玩
雖天地亦爲之侮玩如無名公傳言問諸天地天地不對
弄丸餘暇時往時來之類堯夫詩雪月風花未品題他便
把這些事便與堯舜三代一般此等語自孟子後無人曾
敢如此言來直是無端又如言文字呈上堯夫皆不恭之
甚須信畫前元有易自從刪後更無詩這箇意思古元未
有人道來

李安溪云觀明道贊堯夫異於橫渠贊橫渠又異於濂溪銖兩不差則知其淵源有自矣昔受

學於周茂叔吾學有所受
又曰堯夫放曠遺書卷六 又曰

堯夫猶空中樓閣遺書卷七 堯夫詩云梧桐月向懷中照楊

柳風來面上吹先生曰眞風流人豪也外書時紫芝集

八年乙卯四十四歲詔修三經義不果十月彗見翼軫間應詔
上書還朝差知扶溝縣事辭復求監局

神宗猶念先生會修三經義六年三月置經義局嘗語執政曰程某

可用執政不對又嘗有登對者自洛至問曰程某在彼否
連言佳士明道行狀下同 十月己未彗見軫翼間己亥詔求直

言先生應詔論朝政極切還朝執政屢進擬神宗皆不許
既而手批與府界知縣差知扶溝縣事先生詣執政復求

監當執政論以上意不可改也按應詔論朝政奏疏不見文集 太中公

告老而歸家素清窶僦居洛城先生以祿養族大食眾菽

粟僅足而老幼各盡其歡中外幼孤窮無託者皆收養之

撫育誨導期於成人嫁女娶婦皆先孤遺而後及已子食

無重肉衣無兼副女長過期至無貲以遣劉立之敘述 先生

叔父璠卒於河南見明道文集 叔父璠字仲韞太中仲

主簿始冠為常州戶曹掾除明州司法知壽州安豐移公

興元府西縣改洪州豐城知河南伊闕縣簽書河東節度

判官公事知永安縣兼陵臺令通判和州權領郡事刑蔡

之妖尼惠普置神怪李洞元於法復通判隰州熙甯乙卯

四月甲申以疾終於河南年五十七官自衛尉丞九遷為

比部郎中二子顧頡四女長適國子博士張昭立次早亡

其二未嫁詳程郎中墓誌

九年丙辰四十五歲吳充薦先生不報

時王安石罷相以吳充王珪同平章事充與安石連姻而

心不善安石所為欲有變革乞召還司馬光呂公著韓維

蘇頌又薦孫覺李常及先生見通鑑 宋史吳充字冲卿

元豐三年四月卒王珪字禹玉成都人與蔡確比而沮温

公議復靈武以固位韓維字持國神宗官邸舊臣熙甯七

年為學士勸帝廣求直言罷青苗諸害上命草詔行之人

情大悅元祐初拜門下侍郎以少師致仕元符初卒年八

十二蘇頌字子容丹陽人第進士知制誥以駁李定除御

史落職熙甯八年以集賢院學士為祕書監元祐七年拜

右僕射紹聖四年少師致仕

建中靖國元年卒年八十二 張天祺卒先生嘗許誌其

墓今文集無之疑未作也伊洛淵源錄註 先生曰張天祺昔嘗

言自約數年自上著牀便不得思量事不思量事後須強

把他這心來制縛亦須寄寓在一箇形象皆非自然君實

自謂吾得術矣只管念箇中字此則又為中所繫縛且中

字亦何形象有人胸中常若有兩人焉欲為善如有惡以

為之間欲為不善又若有羞惡之心者本無二人此正交

戰之驗也持其志使氣不能亂此大可驗要之聖賢必不

害心疾遺書呂與叔東見錄先生與吳師禮談介甫之學錯處謂

師禮曰為我盡達諸介甫我亦未敢自以為是如有說願

往復此天下公理無彼我果能明辨不有益於介甫則必

有益於我遺書李端伯記宋儒學案吳師禮字安仲師

閣知宿州翰墨終直祕正獻公既薦常秩後差改節嘗對先生有

悔薦之意先生曰願侍郎甯百受人欺不可使好賢之心

少替公敬納焉外書呂氏童蒙訓宋史常秩字夷甫汝

日損為時譏笑自熙甯四年為右正言進

侍講侍讀九年還穎十年卒年五十九

十年丁巳四十六歲在洛五月庚戌改太常丞

春呂申公起知河陽河南尹賈公昌衡率温公及先生餞

於福先寺上東院康節以疾不赴明日先生語康節曰君

實與晦叔席上各辨論出處不已某以詩解之云云邵氏

錄宋史賈昌衡字子平昌朝弟舉進士熙甯更法數言

利害神宗獎其論奏忠益召為戶部副使增秩右諫議加

集賢殿修撰知河南府司馬温公既辭宥密之命名冠一時士無

賢不肖皆所歸重而兩程先生孫莘老李公擇諸公尤推

重正獻已而二公同居洛中熙甯末正獻起知河陽先生

以詩送行曰曉日都門颭旆旌晚風饒吹入三城知公再

為蒼生起不是尋常刺史行又與温公同餞正獻復有詩

與温公云二龍閑臥洛波清此日都門獨餞行願得賢人

均出處始知深意在蒼生蓋以二公出處無異且恐温公

以不出為高也及正獻自河陽乞在京宮祠神廟大喜召

還遂登樞府元豐元年九月乙酉人或問二程以二公出處為有優

劣二程先生曰正不如此吕公世臣也不得不歸見上司

馬公爭臣也不得不退處吕氏童蒙訓 胡文忠云聖人

名全別孟子傳聖人之道故曰子豈若是小丈夫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且看聖

人氣象則別先生卻如此元豐中有詔起吕申公司馬温公温公不起先生作詩送申公又詩寄温公其意直是眷眷在天下國家雖然如此於去就又卻分明不放

過一步按文忠合前後通論故概稱元豐中和花

菴得意即為適種花非貴多一區才丈席滿目自雲蘿靜

聽禽聲樂閑招月色過期公在康濟終奈此情何明道文集下同

獨坐詩先生和其韻按司馬温公有花菴和諸公梅臺急須乘興賞春英

莫待空枝謾寄聲淑景暖風前日事淡雲微雨此時情後

一日再和常勸嬉遊須及辰莫辭巾履染埃塵祇應風雨

梅臺上已減前時一半春朱子云龜山謂梅臺是說時事

氏明叔梅臺顏樂亭銘為孔周天之生民是為物則非學非

師孰覺孰識聖賢之分古難其明有孔之遇有顏之生聖

以道化賢以學行萬世心目破昏爲醒周爰闕里惟顏舊
止巷汙於榛井堙而圯鄉閭蚩蚩弗視弗履有卓其誰師
門之嗣追古念今有惻其心良賈善諭發帑以金巷治以
闢井渫而深清泉澤物佳木成陰載基載落亭曰顏樂昔
人有心子付予度千載之上顏惟孔學百世之下顏居孔
作盛德彌光風流日長道之無疆古今所常水不忍廢地
不忍荒嗚呼正學其何可忘王剛仲云程子師周子每令
尋顏子樂處故於此亭因孔
顏之裔而深有感於師友之契揭聖賢之學以示人有志
斯道者必將由辭以得其意則庶幾乎按蘇詩註孔宗
翰字周翰道輔子孔子四十八世孫熙甯十年守密州得
顏子故居陋巷有井存焉作亭其上命曰顏樂子瞻有詩
司馬君
實有頌
五月改太常丞以知河南府賈昌衡西京北路

轉運副使李南公等言程某博通古今行誼修潔改官入

年未嘗磨勘故也

續通鑑
長編

康節嘗作四賢吟云彥國之

言鋪陳晦叔之言簡當君實之言優游伯淳之言條暢四

賢洛陽之望是以在人之上有宋熙甯之間大爲一時之

壯擊壤

和王安之五首小園閑坊西幽奉常家景物天

然占一窪恰似庾園基址小全勝浥澗路途賒知君陋巷

心猶樂比我僑居事已誇且喜杖藜相過易隔牆無用少

游車

白樂天有詩戲盧中丞
浥澗山居去城之遠

野軒誰憐大第多奇景自愛

貧家有古風會向紅塵生野思始知泉石在胸中汗亭強

潔猶來真有爲好高安得是無心汗亭妙旨君須會物我

何爭事莫侵藥軒囊中數味應千種砌下栽苗過百名好
是微風入庭戶清香交送滿檐楹晚暉亭亭下花光春正

好亭頭山色晚尤佳欲知剩占清一作春風處思順街東第

一家明道文集下同 范忠宣公集王安之名尙恭太常少卿致仕又司馬溫公耆英會序尙恭少潞公一歲

年七十六 按擊壤集熙甯十年並有此詩和章七月癸丑邵堯夫先生卒先

生作墓誌銘曰堯夫先生疾終於家洛之人弔哭者相屬

於途其尤親且舊者又聚謀其所以葬先生之子泣以告

曰昔先人有言誌於墓者必以屬吾伯淳噫先生知我者

以是命我我何可辭謹按邵本姬姓系出召公故世爲燕

人大王父合進以軍職逮事藝祖始家衡漳祖德新父古

皆隱德不仕母李氏其繼楊氏先生之幼從父徙其城晚

遷河南葬其親於伊川遂爲河南人先生生於祥符辛亥

至是蓋六十七年矣雍先生之名而堯夫其字也娶王氏

伯溫仲良其二子也先生之官初舉遺逸試將作監主簿

後又以爲潁州團練推官辭疾不赴先生始學於百源勤

苦刻厲冬不爐夏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衛人賢之先生

歎曰昔人尙友千古而吾未嘗及四方遽可已乎於是走

吳適楚過一作寓齊魯客梁晉久之而歸曰道其在是矣蓋

始有定居之意先生少時自雄其材慷慨有大志既學力

慕高遠謂先王之事爲可必致及其學益老德益劭玩心

高明觀於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以達乎萬物之變然後頽然其順浩然其歸在洛幾三十年始至蓬華環堵不蔽風雨躬爨以養其父母居之裕如講學於家未嘗強以語人而就問者日衆鄉里化之遠近尊之士人之道洛者有不之公府而必之先生之廬先生德器粹然望之可知其賢然不事表襮不設防畛正而不諒通而不汙清明坦夷洞徹中外接人無貴賤親疎之間羣居燕飲笑語終日不取甚異於人顧吾所樂何如耳病畏寒暑常以春秋時行遊城中士大夫家聽其車音倒屣迎致雖兒童奴隸皆知懽喜尊奉其與人言必依於孝弟忠信樂道人之善而

未嘗及其惡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所以厚風俗

成人材者先生之功一有為字多矣昔七十子學於仲尼其傳

可見者惟曾子所以告子思而子思所以授孟子者耳其

餘門人各以其材之所宜一有為字爲學雖同尊聖人所因而

入者門戶則衆矣况後此千餘歲師道不立學者莫知其

從來獨先生之學爲有傳也先生得之於李挺之挺之得

之於穆伯長推其源流遠有端緒今穆李之言及其行事

概可見矣而先生淳一不雜汪洋浩大乃其所自得者多

矣然而名其學者豈所謂門戶之衆各有所因而入者歟

語成德者昔難其居若先生之道就所至而論之可謂安

且成矣先生有書六十二卷命曰皇極經世古律詩二千
 篇題曰擊壤集先生之葬附於先塋實其終之年孟冬丁
 酉也銘曰嗚呼先生志豪力雄濶步長趨凌高厲空探幽
 索隱曲暢旁通在古或難先生從容有問有觀以飫以豐
 天不慙遺哲人之凶嗚臯在南伊流在東有甯一宮先生
 所終呂本中云觀此誌文明道所以處康節者無餘蘊矣堯夫家以墓誌屬先生
 許之太中伊川不欲因步月於庭先生曰顯已得堯夫墓
 誌矣堯夫之學可謂安且成太中乃許外書時紫芝集先生云
 堯夫數欲傳與某兄弟某兄弟那得工夫要學須是二十
 年工夫堯夫初學於李挺之師禮甚嚴雖在一野店飯必

欄坐必拜欲學堯夫亦必如此伯淳聞說甚熟一日因監

試無事以其說推算之皆合出謂堯夫曰堯夫之數只是

加一倍法以此知太元都不濟事堯夫驚撫其背曰大哥

你怎恁地聰明他日伊川問先生加倍之數曰都忘之矣

因歎其心無偏繫如此伊洛淵源錄宋史李挺之名子才青州人師事穆伯長嘗為其城

令造康節之廬問曰子知科舉之外有義理之學八月丙

申太中葬弟於河南伊川先塋先生作程殿丞墓誌銘程

郎中墓誌見明道文集下同按程殿丞墓誌銘云熙甯

伊陽縣神陰鄉先塋之次顯以父命得預役事又擬公之

官世行業而為之誌攷太中家傳自知漢州抗議指新法
 未便乞祠得管勾崇福宮當在熙甯四年再任遷司農當
 在八年而墓誌已稱司農合觀程郎中墓誌云熙甯十年

仲秋丙申公兄司農葬公云云則殿丞與郎中同年月日而葬二年二字必係十字之訛

澶娘墓誌

銘同日葬

橫渠先生過洛與二先生議論

見遺書註續通鑑長編

張子以三月戊午詔歸館供職七月乙卯兼知太常禮院議禮不合而歸

子厚學成德尊識

者謂與孟子比然猶祕其學不多為人講先生謂之曰道

之不明於天下久矣人善其所習自謂至足必欲如孔門

不憤不啟不悱不發則師資勢隔而先王之道或幾乎熄

矣趣今之時且當隨其資而誘之雖識有明暗志有淺深

亦各有得焉而堯舜之道庶可馴致子厚用其言故關中

學者躬行之多與洛人並推其所自先生發之也

游酢書行狀後

先生言邵堯夫病革且言試與觀化一遭子厚言觀化

他人便觀得自家又如何觀得化嘗觀堯夫詩意纔做得

識道理卻於儒術未見所得

遺書蘇季明錄洛陽議論下同伊洛淵源錄季明名昞

橫渠門人後師二程

子厚謂程卿夙與幹事良由人氣清則勤閑

不得正叔謂不可若此則是專為氣所使子厚謂此則自

然也先生言雖自然且欲凡事皆不恤以恬養則好子厚

謂此則在學者也先生謂天下之士亦有其志在朝廷

而才不足才可以為而誠不足今日正須才與至誠合一

方有濟子厚謂才與誠須二物只是一物先生言才而不

誠猶不是也若非至誠雖有忠義功業亦出於事為浮氣

幾何時而不盡也先生道君實之語自謂如人參甘草

病未甚時可用也病甚則非所能及觀其自處必是有救
之之術 子厚謂昔嘗謂伯淳優於正叔今見之果然其

救世之志甚誠切亦於今日天下之事儘記得熟 十二

月乙亥橫渠先生卒門人欲謚為明誠夫子質於先生先

生疑之訪於司馬溫公以為不可有論謚書 見龜山集

呂大臨橫渠先生行狀子厚諱載父迪仕仁宗朝終於殿中丞知涪州

卒於官不克歸僑寓鳳翔郿縣橫渠鎮之南因家焉先生

嘉祐二年進士始仕邠州司法參軍遷雲巖令又遷著作

佐郎簽書渭州軍事判官公事熙甯二年被召入對除崇

文院校書明年移疾十年春召還館同知太常禮院是年

冬謁告西歸十二月乙亥行次臨潼卒於館舍年五十八

歿之日惟 哭子厚先生歎息斯文約其修如何夫子便

一甥在側 長休東山無復蒼生望西土誰供後學求千古聲名聯棣

萼二年零落去山邨寢門慟哭知何限豈獨交親念舊遊

明道文集 按九年三月朔子厚弟天祺卒

十年十二月子厚卒故云二年零落去山邨 橫渠先生

作訂頑先生曰訂頑之言極純無雜秦漢以來學者所未

到又曰訂頑一篇意極完備乃仁之體也學者其體此意

令有諸己其地位已高到此地位自別有見處不可窮高

極遠恐於道無補也 遺書呂與叔東見錄下同 橫渠學

是起爭端改之曰東銘 堂雙牖右書訂頑左書砥愚伊川曰

西銘見外書時紫芝集 又曰西銘某得此意只是須得
他子厚有如此筆力他人無緣做得孟子以後未有人及
此得此文字省多少言語要之仁孝之理備於此須與而
不於此則便不仁不孝也孟子而後只有原道一篇其間

語固多病然大要儘近理若西銘則是原道之宗祖也

又曰訂頑立心便達得天德 遺書卷五

橫渠嘗言吾十五年

學箇恭而安不成先生曰可知是學不成有多少病在 外書

上蔡語錄下同

橫渠著正蒙時處處置筆硯得意即書先生曰

子厚卻如此不熟 伊川謂先生曰吾兄弟近日說話太

多先生曰使見呂晦叔則不得不少見司馬君實則不得

不多 外書晁氏客語

男樾 

